

西方合论 10 卷

[卷第一](#) [卷第二](#) [卷第三](#) [卷第四](#) [卷第五](#)
[卷第六](#) [卷第七](#) [卷第八](#) [卷第九](#) [卷第十](#)

目录

[重刻西方合论序](#)

[西方合论叙](#)

[西方合论引](#)

[西方合论标注跋](#)

[珂雪斋纪梦](#)

[第一刹土门](#)

[第二缘起门](#)

[第三部类门](#)

[第四教相门](#)

[第五理谛门](#)

[第六称性门](#)

[第七往生门](#)

[第八见网门](#)

[第九修持门](#)

[第十释异门](#)

重刻西方合论序

儒以三纲五常，奠乾坤而正人类；至于截生死逆流，出三界火宅，必资佛教。十方三世佛，而阿弥陀为第一也；诸佛各有所摄受之净土，而西方极乐世界为第一也。念佛求生净土，功行观门无穷；而执持名号，一心不乱为第一也。古今圣贤，赞净土教念佛，如天台《十疑论》、永明《万善同归》、天如《或问》、龙舒《净土文》，诸书已详；而义类散见，卷帙分函，至大明云栖大师《弥陀疏钞》，为集大成。又有楚公安袁石公先生讳宏道者，所著《西方合论》，会通异同，决释疑滞，阐发玄奥，直指趣归。佛经而祖纬之，兄举而弟扬之，诚儒家之无着、天亲，论部之马鸣、龙树。可谓：现宰官居士身，而弘同居同事摄矣。念佛至此，方为圆教；净土得此，方称惟心。达理之士，宜人手一编，日披数次。顾《疏钞》已盛行于世，而《合论》或罕识其文。今末法式微，劫运方起，娑婆四众，速宜愿生，而不无宗教之岐路、禅净之疑情，使莲花忽开忽谢、净域若近若远，此阿弥陀佛所为悲切以急需，而假广长舌相于袁氏之书以疾呼也。

之夔夔承佛恩，蹇滞浊界，归命斯道，思广是书，而艰于力。有居士道友甘尔翼字右民，与其仲氏甡字左民者，同志净业，适见《合论》，大慊本心，欢喜赞叹，遂捐资授梓，偕众成之，俾袁氏之水月重朗，而莲池之华果普周。人人念佛见佛者，繇乎获覩是书；人人得力是书者，繇乎重新斯刻。多一人生净土，宛转作我导师；早一日证无生，长远续佛慧命。凡忠臣孝子、义夫节妇，及蜎飞蠕动，皆乐邦之伴侣；凡参禅诵呪、持戒修福，与治生杂务，皆往生之资粮。凡劝念一声、静阅一刻、演说一字、流通一处，皆功德寿命之无量。事理真寔，不诳不妄；生佛平等，非易非难。净土在我目前，大愿当人一念。吁蔑以加矣！

强梧大[洞-口+并]献中秋望，菩萨戒弟子闽中周之夔稽首书。

枕江亭主人 甘尔翼谨识

袁氏一门，向心净土，纪梦其验也。余读《中郎先生集》至家报，每合掌赞诵。其书云：「闻大人及一家眷属，俱归心白业，此人间第一希有事；专持名字，有甚么难？而人自生疑阻。盖此等大富贵，天自不肯轻易与人也，又必坚行善法，以利济忍耐，破人我悭贪等相，为作圣作佛吃紧事，皆今日铢

锱必较者之良药。先生所为，梦中独以勤行方便，怜悯一切，叮咛不置也。」读是编而不慨然省发，岂人情也哉？适周章甫先生，指示念佛路径，袁子《合论》尽乏，并授纪梦以为《合论》之胜，余乃得取是书以观，而余弟甦与豚子佑，病中闻其说，皆起信念，遂付重梓，用相劝勉。因以告于智慧长者，若以余为寒而暄者之献日，良愧！良愧！

西方合论叙

香光子避嚣山刹，修习净业。有一禅人，阔视高步，过舍而谭。见案上有石头居士新撰《净土合论》，阅未终篇，抗声言曰：「若论此之法门，原用接引中下之根。何者？中下根人智慧轻微、业力深量，以忆佛念佛，获生净土，如顽石附舟，可以到岸，诚宜念佛。至于吾辈，洞了本源，此心即是佛，更于何处觅佛？此心即是土，更于何处见土？于实际理中，觅生佛、去来、生死三世之相，无一毛头可得，纔说成佛，已是剩语，何得更更有分净分秽、舍此生彼之事？若于此处悟得，是自在闲人，即淫怒痴皆是阿弥平等道场，如如不动。何乃舍却已佛，拜彼金铜？且谓悟与未悟，皆宜修习，无事生事，吾所不晓。」

香光子闻而太息曰：「若汝所言，止图口角圆滑，不知一举足将坠于火坑也。生死无常，转盼即至，如何熟记宗门见成相似之语，以为究竟？都云：『我已成佛，不必念佛。』若约理而言，世间一蚤一虱，皆具有如来清净觉体，无二无别。乃至诸佛成等正觉，证大涅槃，本体未尝增得一分；众生堕三涂，趋生死海，本体未尝减却一分。如如之体，常自不动；生死涅槃，等是妄见；亦无如来，亦无众生。于此证入，亦无能证之人，亦无所证之法，泯绝心量，超越情有；大地无寸土，佛之一字，向何处安着？至于进修法门，于无修证中修证，于无等级中等级，千差万别。虽位至等觉，尚不知如来举足下足之处。从上祖师，所以呵佛斥教，一切皆遮者，止因人心执滞教相，随语生解，不悟言外之本体，漫执语中之方便；一向说心说性、说空说幻、说顿说渐、说因说果，千经万论无不通晓；及问渠本命元辰，便将经论见成语言抵对，除却见成语言，依旧茫然无措，所谓数他家宝，已无分文。其或有真实修行之人，不见佛性，辛苦行持，如盲无导，止获人天之果，不生如来之家。于是诸祖知其流弊，遂用毒手，划其语言、塞其解路、拶其情识，令其苦参密究，逆生灭流，生灭情尽，取舍念空，始识得亲生父母、历劫宝藏。却来看经看教，一一如道家中事；然后如说进修，以佛知见，净治余习。拜空花之如来，修水月之梵行，登阳焰之阶级，度谷响之众生，不取

寂证，是谓佛种。正如果日当空行大王路，不同长夜趋走攀荆堕棘，岂谓一悟之后即同极果，如供奉问岑大虫：『果上涅槃，天下善知识证否？』岑曰：『未证。』奉曰：『何以未证？』岑曰：『功未斋于诸圣。』奉曰：『若尔，何得名为善知识？』岑曰：『明见佛性，亦得名为善知识也。』弘辨禅师曰：『顿明自性，与佛同俦。然有无始染习，故假对治，令顺性起用，如人吃饭不一口便饱。』汾山曰：『初心从缘，顿悟自理，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，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，即修也。不可别有法，教渠修行趣向。』若论诸祖师为人之处，壁立万仞，大火聚中，触之即烂；刀鎗林里，动着便烧；未曾开口，已隔千里万里，至机缘之外，平实商量，未尝尽绝阶级，尽遮修行。《传灯录》中分明详悉。大慧中峰，言教尤为紧切，血诚劝勉，惟恐空解着人，堕落魔事。何曾言一悟之后，不假修行，顿同两足之尊，尽满涅槃之果？后世不识教意，不达祖机，乃取喝佛骂祖破胆险句，以为行持。昔之人为经论所障，犹是杂食米麦，不能运化；后之人饱记禅宗语句，排因拨果，越分过头，是日取大黄巴豆，以为茶饭也。自误误人，弊岂有极？是以纔入此门，便轻十方如来，莫不自云：『无佛可成，无行可修。』见人念佛，则曰：『自性是佛。』见人修净土，则曰：『即心是净。』言参禅则尊之九天之上，言念佛则蹂之九地之下。全不思参禅念佛，总之为了生死，同是出苦海之桥梁，越界有之宝筏，事同一家，何胜何劣？参门之中，所悟亦有浅深；念佛之众，所修亦有高下，如何执定参者即是上根，念者便为中下？

「自达摩西来，立此宗门，已云二百年后，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；说理者多，通理者少。今《传灯录》中，如麻似粟，同云人悟，其实迥别。至如般若缘深，灵根夙植；伽陵破邪，香象截流；或见根宗于片言，或显威用于一喝，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；或有怀出世之心，具丈夫之志，舍彼尘情，究此大事，不怙小解，惟求实知，卧薪尝胆，饮水吞檠，如此三十年、四十年后，或遇明师，痛与针札，偷心死尽，心华始开。此后又须潜行密修，销融余习，法见尚舍，何况非法。若赵州除粥饭是杂用心；涌泉四十年，尚有走作；香林四十年，打成一片，兢兢业业，如护头目，直至烟销灰灭，自然一念不生业不能系，生死之际随意自在。诘其所证，恐亦未能超于上品上生之上。何以明之？龙树菩萨，宗门之鼻祖也，得大智慧、具大辩才，住持佛法，故世尊数百年前，于楞伽会上遥为授记，然亦不过曰证初欢喜地，往生安乐国而已。而《观经》中上品上生，生于彼间，一刹那顷亦证初地。今宗门诸大祖师，纵使见离盖缠，语出窝臼，岂能即过龙树？龙树已悟无生无相

之义，已具不堕阶级之见，而生于瞻养，与上品上生所证之果正等，则禅门诸人所证，岂能独过？良以上品上生，解第一义，还同禅门之悟；深信因果，还同禅门之修，止是念佛往生别耳。然吾以为禅门悟修之士，既不能取无余涅槃同于如来，又不肯取有余涅槃同于二乘，必入普贤行愿之海。若不舍一身受一身，济度众生，则当从一刹至一刹，供养诸佛；既见诸佛，还同往生。究竟与上品上生，止在雁行伯仲之间，何以高视祖师，轻言净侣？其或悟门已入，休歇太早，智不入微，道难胜习，一念不尽，即是生死之根，业风所牵，复入胞胎。如五祖戒出为东坡、青草堂再作鲁公。隔阴之后，随缘流转，道有消而无长，业有加而无减。纵般若缘深不落三涂，而出房入房，亦太辛苦！还视中下往生之众，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！

「况后世宗风日衰，人之根器亦日以劣，发心既多不真，功夫又不纯一；偶于佛祖机锋，知识语言，或悟得本来成佛处，当下即是处，意识行不到，语言说不及处，一切不可得，即不可得亦不可得处，将古人语句和会无不相似。既得此相似之解，即云：『驰求已歇，我是无事道人。』识得烦恼如幻，则恣情以肆烦恼；识得修行本空，辄任意以坏修行；谓檀本空也，反舍檀而取悭；谓忍本空也，反听随而寔忍；言戒则曰：『本无持犯，何必重持轻犯？』言禅则曰：『本无定乱，何必舍乱取定？』听情顺意，踏有谭空；既云法尚应舍，何为复取非法？既云真亦不求，胡为舍之求妄？既云修观习定，皆属有为之迹，何独贪名求利，偏合无为之道？爱憎毁誉之火，纔触之而即高；生老病死之风，微吹之而已动。争人争我，说是说非，甚至以火性为气魄、以我慢为承当、以谲诈为机用、以诳语为方便、以放恣为游戏、以秽言为解粘，赞叹破律无行之人，侮弄绳趋尺步之士。偏显理路，故穷玄极妙，莫之踪迹；尽划行门，故纵意任心，无复规矩。口言往生是小乘法，令人修习，已乃晏然。或至经年不拜一佛、经年不礼一忏、经年不转一经，反看世间不必有之书，行道人不宜行之事。使后生小子，专逞聪明，惟寻见解，纔有所知，即为一超直入，更复何事？轻狂傲慢，贡高恣睢；口无择言，身无择行。父既报讎，子遂行劫；写乌成马，展转差谬。不念世间情欲无涯，堤之尚溢，如何日以圆滑之语，大破因果之门，决其防藩，导以必流。自误误人，安免沦坠！若不为魔所摄，定当永隔三途，刀山剑树，报其前因；披毛戴角，酬还宿债。

「莫云：『我是悟达之人，业不能系。』夫谓业不能系，非谓有而不有，正以无而自无。生既随境即动，死安得不随业受生？眼前一念嗔相，即是怪蟒之形；眼前一念贪相，即是饿鬼之种。无形之因念甚小，有形之果报甚大。

一念之微，识田持之，历千万劫终不遗失。如一比丘，以智慧故，身有光明；以妄语故，口流蛆虫。一言之微，得此恶果，虽有智慧，终不能消。况今无明烦恼，炽然不断，欲以相似见解，消其恶业，冀出三涂，无有是处！向使此等，不得少以为足，常如说以修行，终不自言我已悟了即心是佛，岂可复同中下念佛求生，了达生本无生，不妨炽然求生，即心是土，莲邦不属心外，不释礼拜、不舍念诵，智力行力，双毂并进，方当踞上品之莲台，坐空中之宝阁，朝饭香积，久游满月。回视胎生之品，彳亍于宝地，不闻法语、不见法身，象马难群，鸡凤非类，何况人天小果，瓮中蚊虻者哉！而乃空腹高心，着空破有。卒以偏执之妄解，撻非常之果报；不与阿弥作子，却为阎罗之囚；不与净众为朋，却与阿旁为伍；弃宝林而行剑树，舍梵音而听叫号。究其所受，尚不能与世间无知不见之人，行少善事、作少功德，生于人天者等。毫发有差，天地悬隔，可不哀欤？

「然则宗门中人，上之未必能超于上品上生，而下之已堕三涂。故知此道险难，未易行游，成则为佛，败则为魔；王虜分于弹指，卿烹别于丝毫。苦乐之分，宜早择矣！况今代悟门一脉，不绝如线，禅门之中，寂寥无人，止有二三在家居士，路途端直，可以流通此法。然既为居士，不同沙门释子犹有戒律缚身，方寘身大火之中，浸心烦恼之海，虽于营干世事内，依稀得一入门；而道力甚浅，业力甚深，即极粗莫如淫杀之业，犹不能折身不行，何况其细？生死之间，安能脱然？徒见豪奢如于頔；奸恶如吕惠卿、夏竦；躁进如张天觉；风流艳冶如白乐天、苏子瞻等，皆列于《传灯》，便谓一切无碍。不知从上诸人，虽具正见，若谓其从此不受分段，业不能系，吾未敢许，方当长夜受报，未有了期。故知，念佛一门，于居士尤为吃紧。业力虽重，仰借佛力，免于沈沦，如负债人藏于王宫不得抵偿。既生佛土，生平所悟所解，皆不唐捐。生死催人，出息难保，早寻归路，免致忙乱。纵使志在参禅，不妨兼以念佛。世间作官作家，犹云不碍，况早晚礼拜念诵乎？旦借念佛之警切，可以提醒参禅之心；借参门之洞彻，可以金固净土之信，适两相资最为稳实。如此不信，真同下愚。」

「石头居士，少志参禅，根性猛利，十年之内，洞有所入，机锋迅利，语言圆转，寻常与人论及此事，下笔千言，不踏祖师语句，直从胸臆流出，活虎生龙，无一死语，遂亦自谓了悟无所事事。虽世情减少，不入尘劳，然嘲风弄月，登山玩水，流连文酒之场，沈酣骚雅之业；懒慢踈狂，未免纵意，如前之病，未能全脱。所幸生死心切，不长陷溺；痛念见境生心，触途成滞，浮解实情，未能相胜，悟不修行，必堕魔境，佛魔之分只在顷刻。始约其偏

空之见，涉入普贤之海；又思行门端的，莫如念佛。而权引中下之疑，未之尽破；及后博观经论，始知此门，原摄一乘，悟与未悟，皆宜修习。于是采金口之所宣扬，菩萨之所阐明，诸大善知识之所发挥，附以己意，千波竞起，万派横流，诘其汇归，皆同一源。其论以不思议第一义为宗、以悟为导；以十二时中持佛名号，一心不乱，念念相续为行持；以六度万行为助因；以深信因果为入门。此论甫成，而同参发心持戒念佛者，遂得五人，共欲流通，以解宗教之惑。

「香光识劣根微，久为空见所醉，纵情肆志，有若狂象。去年沈涸之夜，亲游鬲子地狱，烈火洞然，见所熟谭空破戒亡僧，形容尪羸，跛足而过，哭声震地，殆不忍闻。及寤身毛为竖，遂亦发心归依净土；后读此论，宿疑冰释。所以今日不惮苦口，病夫知医、浪子怜客，汝宜尽划旧日知见，虚心诵习，自当有入。生死事大，莫久迟疑！」

于是禅人悲泪交集，自云：「若不遇子，几以空见赚过一生。子生我矣！」恳求案集，作礼而去。时万历庚子仲春之二十有三日也，袁宗道伯修甫书于白苏斋。

西方合论引

荷叶庵石头道人袁宏道撰述

夫滞相述心，有为过出；着空破有，莽荡祸生。达摩为救执相之者，说罪福之皆虚；永明为破狂慧之徒，言万善之总是。灭火者水，水过即有沈溺之灾；生物者日，日盛翻为枯焦之本。如来教法，亦复如是。五叶以来，单传斯盛；迨于今日，狂滥遂极。谬引惟心，同无为之外道；执言皆是，趋五欲之魔城。不思阿难未得尽通，头陀摈斥；摩达微牵结使，尊者呵讥。蝉翅薄习，宝所斯遥；丘山丛垢，净乐何从？至若《楞伽》传自达磨，悟修并重；清规创始百丈，乘戒兼行。未闻一乘纲宗，呵叱净戒；五灯嫡子，贪恋世缘。昔有道士夜行，为鬼所著，宛转冢间。有甲父见之，扶掖入舍，汤沃乃醒。道士临别谓甲夫曰：「羁客无以赠主人，有辟鬼符二张，愿以为谢。」闻者笑之。今之学者，贪嗔邪见炽然如火，而欲为人解缚，何其惑也！

余十年学道，堕此狂病；后因触机，薄有省发，遂简尘劳，归心净土。礼诵之暇，取龙树、天台长者、永明等论，细心披读，忽尔疑豁。既深信净土，复悟诸大菩萨差别之行，如贫儿得伏藏中金，喜不自释。会愚庵和尚与平倩

居士，谋余褒集西方诸论，余乃述古德要语，附以己见，勒成一书，命曰《西方合论》。始于己亥十月二十三日，成于十二月二十二日。既寡检阅，多所脱漏；唯欲方便初心，尚期就正有道。略稽往哲，分叙十门：

第一、刹土门。 第二、缘起门。

第三、部类门。 第四、教相门。

第五、理谛门。 第六、称性门。

第七、往生门。 第八、见网门。

第九、修持门。 第十、释异门。

西方合论标注跋

往予携郢中张明教(五教)参访袁中郎先生，一日出《西方合论》相视，予惊叹其禅土合源，超绝乐邦诸典，从中有未甚了解者，随请质先生，命明教标注其首。及持归南中，每欲梓以度世而未就也。岁己未，海虞文学瞿元初(纯仁)，终后遗法财见施，予即就其灵前，许刻经十卷，荐为往生。适从吴门瑞光卧病，为忆前愿，因检付袁无涯(叔度)，重为詮次雠校，而属吾徒性成董其役，一以报袁先生法施之恩，一以了瞿文学财施之愿。至于撰述之精详，议论之卓越，是在明眼者自得之耳，予复何赘！

岢

大明泰昌改元岁在庚申畅月长至日喝石老人如奇力疾谨识

珂雪斋纪梦

袁中道

万历甲寅冬十月十五日，予晚课毕微倦，趺坐榻上，形体调适，心神静爽；忽尔瞑去，如得定状。俄魂与魄离，跃出屋上，时月色正明，予不觉飘然轻举，疾于飞鸟。云霄中见二童子，清美非常，其去甚驶，予不暇问，但遥呼子曰：「快逐我来！盖西行也。」予下视世界，高山大泽、平畴旷野、城邑村落，有若垤土杯水、蠡衙蚁穴。子飞少坠，即觉腥秽不可闻，极力上振乃否。俄至一处，二童子忽下至地，曰：「住。」子亦随之而下，见有坦道如

绳，其平如掌，细视其地，非沙非石，光耀滑膩。逐路有渠，皆文石为砌，宽可十余丈许；中种五色莲花，芬香非常。渠上有树，枝叶晃耀，好鸟和鸣；间有金桥界渠，栏楯交罗；树内隐隐，朱楼画阁，整丽无比。见楼中人，清美妍好，宛若仙人，皆睨予而笑。童子行疾，予常追之不及，乃大呼曰：「卿可于前金桥边少待，我当有所言。」童子如言，予始及之，共倚桥上宝栏少息。予揖二童子，问：「卿何人？此地何处？幸为我言。」二童子曰：「予灵和先生之侍者也。先生欲与卿有所晤言，特遣相迎耳。」予问曰：「灵和先生何人也？」二童子曰：「即令兄中郎先生是也。今生西方净域，易今称矣。相见自为卿言，可疾往。」予遂与二童子复取道，俄至一处，有树十余株，叶如翠羽，花作金瓣，树下有池，泉水汨汨，池上有白玉扉，一童先入，如往报者，一童导予入内。所过楼阁，凡二十余重，皆金色晃耀；灵花异草，拂于檐楹。至一楼下，俄见一人，下楼相迎，神情似中郎，而颜色如玉，衣若云霞，可长丈余。见予而喜曰：「吾弟至矣！」因相携至楼上，设拜共坐，有四五天人，亦来共坐。中郎谓予曰：「此西方之边地也。凡信解未成，戒宝未全者，多生此地，亦名懈慢国。其上方有化佛，楼台前有大池，可百由旬，中有妙莲，众生皆托体于其中。时满，则散居各处楼台之上，与有缘清净道友相聚。以无淫声美色，故胜解易成，不久升进为净土中人耳。」予私念：「如此美妙之处，尚是边地耶？」仍问中郎曰：「兄今生在何处？」中郎曰：「我初亦以净愿虽深，情染未除，生于此地少时，今已居净域矣。然终以乘急戒缓，仅与西方众生同一地居，不得与诸大士同升于虚空宝阁，尚需进修耳。幸宿生智慧猛利，又曾作《西方论》，赞叹如来不可思议度生之力，感得飞行自在，游诸刹土，凡诸佛说法之处，皆得往听，此实为胜，非诸众生所能及也。」拉予行，中郎冉冉上升，予亦不觉飘然轻举。倏忽虚空千百万里，至一处，随中郎下，无有日月，亦无昼夜，光明照耀，无所障蔽。皆以琉璃为地，内外映彻；以黄金绳，杂厕间错；界以七宝，分剂分明。地上有树，皆旃檀吉祥，行行相值、茎茎相望，数万千重；一一叶出众妙花，作异宝色。下为宝池，波扬无量自然妙声，其底沙纯以金刚；其中生众宝莲叶，作五色光。池之隐隐，危楼迥带，阁道傍出，栋宇相承，窗闼交映，阶墀轩楹，种种满足；皆有无量乐器，演诸法音。大约与大小《阿弥陀经》所载，觉十不得其一。抄一忽耳，予爱玩不舍。已仰而睇之，见空中楼阁，皆如云气上浮，中郎曰：「汝所见，净土地行诸众生光景也；过此以上，为法身大士住处，甚美妙千倍万倍于此，其神通亦千倍百倍于此。吾以慧力能游行其间，终不得住也。又过此以上为十地等觉所居，即吾亦不得而知也。又过此为妙觉所居，惟佛与佛乃能知之，即

等觉诸圣亦莫能测度矣！」语罢，复引予至一处，无墙垣，而有栏楯，其中院宇，光耀非常，不知俱以何物为之，第觉世间之黄金白玉，皆如土色矣！共坐一楼下少谈，中郎曰：「吾不图乐之至此极也，然使吾生时严持戒律，则尚不止此。大都乘戒俱急，则生品最高；其次戒急，则生最稳。若有乘无戒，多为业力所牵，流入八部鬼神众去，予亲见同学诸人矣！弟之般若气分颇深，而戒定之力甚少；夫悟理不能生戒定，亦狂慧也。归至五浊，趁此色力强健，实悟实修，兼之净愿，勤行方便，怜悯一切，不久自有良晤。一入他途，可怖可畏！如不能持戒，有龙殊六斋，遗法见存，遵而行之。诸戒之中，杀戒尤急，寄语同学，未有日启鸾刀，口贪滋味，而能生于清泰者也。虽说法如云如雨，何益于事？我与汝于空王劫时，世为兄弟，乃至六道轮回，莫不皆然。幸我此生，已得善地，恐汝堕落，故以方便神力，摄汝至此。净秽相隔，不得久留。」予更问伯修诸人生处，曰：「生处皆佳，汝后自知。」言已，忽凌空而逝，俄已不见。予起步池上，忽如堕者，一骇而醒，通身汗下。时残灯在篝，明月照窗，更已四漏矣。

西方合论卷之一

第一刹土门

夫一真法界，身土交参；十佛刹海，净秽无别。祇因众生行业有殊，诸佛化现亦异，或权或实、或偏或圆、或暂或常、或渐或顿，一月千江，波波具涵净月；万灯一室，光光各显全灯。理即一谛，相有千差。若非广引灵文，众生何所取则？爰约诸教，略叙十门：

一、毘卢遮那净土。 二、惟心净土。

三、恒真净土。 四、变现净土。

五、寄报净土。 六、分身净土。

七、依他净土。 八、诸方净土。

九、一心四种净土。

十、摄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议净土。

一、毘卢遮那净土者，即诸佛本报国土：十莲华藏世界海。一一莲华藏，最下世界，皆有十佛世界微尘数广大刹，清净庄严。一一广大刹，复有十佛世界微尘数诸小刹围遶，倍倍增广。一一华藏世界，皆满虚空，互相彻入，净秽总含，重重无尽。如法而论，一草一木、一毛一尘，各各皆具此无尽法界，佛及众生，无二无别。

或曰：「此是众生实报庄严，不同权教，推净土于他方，是为实教。」或曰：「众生虽具此实报，争奈真如无性，不能自证。漫漫长夜，无见日期；波波劫海，无到岸期。虽云地狱起妙觉之心，佛果现泥犁之界，其如眼前铁床铜柱何哉？辟之饿鬼，渴死于海边！贫人数钱于金窟，祇见其虚，何名为实？若非假之方便，由权入实，众生岂有证毘卢之日也？」

答曰：「若约诸佛化仪则可，实相土中无此戏论。夫毘卢遮那，此云遍一切处。遍一切处，即无量寿。表义岂有胜劣？祇因如来为一分取相凡夫故，说有阿弥陀，在于西方。亦如《大云经》中，阿弥陀佛告一菩萨言：『有释迦在于娑婆世界也。』未当释迦为生，则释迦遍一切，而阿弥陀为所遍之一处；当阿弥陀为主，则阿弥陀遍一切，而释迦牟尼为所遍之一处。如一人之身，当自自时，不妨为一切人之他；当他他时，不妨为一切人之自。以是义故，自他不成。自他不成，即自亦遍一切处，他亦遍一切处，岂定有他方可执。是故西方毘卢，非自他故。何以故？毘卢无不遍故。若言权、言方便，即有不遍；有不遍者，毘卢之义不成。」

二、惟心净土者，直下自证，当体无心，即是净土。如《维摩经》云：「宝积当知，直心是菩萨净土；菩萨成佛时，不谄众生，来生其国。深心是菩萨净土；菩萨成佛时，具足功德众生，来生其国。大乘心是菩萨净土；菩萨成佛时，大乘众生，来生其国。」经文繁多，不能广引，大约谓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；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夫心是即土之心，土是即心之土；心净土净，法尔如故。此语岂非西方注脚？多有执心之士卑此法门，以为单接钝根者，由于心外见土故也。夫念即是心，念佛岂非心净？心本含土，莲邦岂在心外？故知，约相非乖惟心；称心实碍普度矣！

三、恒真净土者，即灵山会上所指净土，引三乘中权教菩萨，令知此土，即秽恒净；诸众信而未见。夫秽性本寂，俗相恒空。本寂故，菩萨居秽常寂；恒空故，菩萨入俗常空，正显净义。但以众生执海难清、识绳易缚。言业本空，则恣情作业；言行无体，即肆意冥行。犯永嘉之所呵，堕善星之所坠；

以至生遭王难，死为魔眷者，往往而是。嗟夫！使尽大地皆菩萨，则斯言诚为利益。天下之菩萨少而凡夫多，则斯言之利天下也少，而害天下多矣！

四、变现净土者，如《法华经》三变净土，移诸人天置于他方；《维摩经》世尊以足指按地，实时三千大千世界，若百千珍宝严饰。此是如来暂令显现，亦是法尔。然智如鹞子，尚且如盲；劣根众生，无缘复见。且人天置诸方外，全无接引之缘；神力暂现还无，诟是恒常之土？岂若瞻养净邦，尘劫常住，阿弥慈父，十恶不遗者哉！国土胜劣，居然可知。

五、寄报净土者，如摩酰首罗天，如来于彼成等正觉，此为实报净土。《起信论》云：「菩萨功德成满，于色究竟处，示一切世间最高大身。谓以一念相应慧，无明顿尽，名一切种智。自然有不思议业，能现十方，利益众生。」藏和尚云：「何故受用报身在此天者？以寄报十王，显别十地。第十地寄当此天王，即于彼身示成菩提。」然彼天虽云无漏，未若莲邦直出三界。何以故？在色究竟故。

六、分身净土者，如《涅槃经》佛答高贵德王云：「善男子，西方去此娑婆世界，度三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无胜，犹如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于彼土出现于世。为化众生故，于此世界现转法轮。」又《央崛经》佛谓央崛曰：「我住无生际，而汝不觉知。」央崛云：「若住无生际，何以生于此土？」佛云：「东方有佛，汝往问之。」央崛往问，彼佛答言：「释迦者，即是我身。」大意谓彼净土是佛实报，此是分身。虽彰一佛之报境，未具摄化之义；佛分上即有，众生分上即无，未为殊胜。

七、依他净土者，如《梵网经》云：「我今卢舍那，方坐莲华台，周匝千花上，复现千释迦，一花百亿国，一国一释迦。」等者，以初地化百佛刹，则有百叶之花；二地化千佛刹，故花有千叶；若至三地应见万叶；四地亿叶，次第倍增。为是依他受用身，分示报境，入地乃见；非如莲池会上，十念众生，顿见净佛国土故。

八、诸方净土者，如东方药师佛、南方日月灯佛、上方香积佛，佛佛各有净土。诸经所迷不可具载，皆是诸佛实报庄严。经中或有以佛神力，暂令显现；或诸大菩萨，诣彼供养，缘彼佛未言摄生故，诸众生亦无缘生彼。即如妙喜世界，释迦虽记有往生者，未闻无动有普引之言；且其国有铁围须弥诸山，及鬼神妇女，当知严净不如瞻养也。又如药师如来以十二大愿，度诸有

情，经中亦言有信心者，应当来生；稽彼愿力，多是解脱一切忧苦，究竟安乐。未若阿弥如来，纯以念佛，摄一切人往生彼土。

九、一心四种净土者，一曰凡圣同居土；二曰方便有余土；三曰实报无障碍土；四曰常寂光土。一、凡圣同居土者，自分二类：初、同居秽土；次、同居净土。秽土之中，凡居、圣居各二。凡居二者：一、恶众生，即四趣也；二、善众生，即人天也。圣居二者：一、实圣，即四果辟支、通教六地、别十住、圆十信，后心通惑虽尽，报身犹在，皆名实也；二、权圣，谓方便、实报、寂光土中法身菩萨，及妙觉佛，为利有缘应生同居，皆是权也。是等与四趣共住，故名秽土。次同居净土者，如极乐中有众生；妙喜国中，有铁围男女之类。以无四恶趣，故名净土。余按同居秽土之中，既有诸圣，亦可名同居净土。如娑婆世界，在华藏世界第十三重，亦云华藏也。二、方便有余土者，二乘、三种菩萨，破见思惑，证方便道，尘沙别惑无明未断，舍分段身，而生界外，名曰有余。故《释论》云：「出三界外有净土，声闻辟支佛出生其中。」受法性身，非分段也。三、实报无障碍土者，无有二乘，纯诸法身菩萨所居。尽尘沙惑，分破无明，得真实果；而无明未尽，润无漏业，受法性报身，亦名果报国。故《仁王经》云：「三贤十圣住果报。」以观实相发真无漏，感报殊胜，七宝庄严，且净妙五尘，故名为实；色心不二，毛刹相容，故名无障碍。《华严》明因陀罗网世界是也。四、常寂光土者，妙觉极智所照如如法界，名之为国，亦名法性土。但一真如佛性，非身非土，而说身土；离身无土，离土无身，诸佛如来所游居处。妙宗曰：「经论中言寂光无相，乃是已尽染碍之相，非如大虚空无一物。良由三惑究竟清静，则依正色心，究竟明显。」《大经》曰：「因灭是色，获得常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」《仁王》称为法性五阴，是为极果。然十方刹土，随心异见；七宝砂砾，当处差别。故雪川曰：「极乐国土，四土不同。何则？约人天二乘，即前二种土；约菩萨佛，即后二种土。」故知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等身，不妨更有丈六之身；华藏海会无边佛土，不妨更有尼连河土。何以故？是法尔故，非是神力变现故。

十、摄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议净土者，即阿弥陀佛西方净土。其中所有大功德海、大悲智海、大愿力海，若具说者，假使尽十方世界诸佛菩萨、声闻辟支、天人鬼畜，下至蜎飞蠕动，及一切无情，草木瓦砾、邻虚微尘之类，一一具无量口，口中一一具无量舌，舌中一一出无量音声，常说、倍说、炽然说、无间说，经百亿万尘沙阿僧祇劫，亦不能尽。今且略释：一、身土不

思议义；二、性相不思议义；三、因果不思议义；四、往来不思议义；五、毕竟不可思议不思议义。

一、身土不思议义者，阿弥身中有无量众生，众生身中有无量阿弥，国土亦然。是故一众生念阿弥，一阿弥见；众众生念阿弥，众阿弥见；众生念念阿弥，即念念阿弥见。若众生身中无阿弥者，阿弥不见；如阳燄身中，不能得水，非本有故。阿弥身中无众生者，阿弥亦不见；如石女求生儿，必不可得，以非应得故。是故身中含身，身中含身身；土中含土，土土中含土；身土交含重重无尽，是身土不思议义。

二、性相不思议义者，若离性言土，土即心外，是幻化故；幻化者即断灭相，众生不生。若即性言土，性是有形，是一定故；一定者即无变易，无变易，众生亦不生。即性即相，非性非相；存非非亡，存即即坏，是性相不思议义。

三、因果不思议义者，有二义：一、因先果后义：如念佛是因，见佛是果；见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；成佛是因，度众生是果。二、因果无前后义：即念即见，即成即度，一时具足。如人三十至四十岁，三十是因，四十是果。然三十四十无间断相，若无四十，三十不立；无三十者，四十不成；是故当知，非离三十至四十；故若离三十至四十者，中间即有分限相，而我此身，无分限故。若由三十至四十者，中间即有相续相，而我此身，乃至相续不可得故。念佛因果亦复如是，是因果不思议义。

四、去来不思议义者，若阿弥陀佛因念而来，此众生因忆佛而生彼，即有去来。有去来，即有程途；有程途，即有险易。如人近京师，则观君易，远则难。果尔，念佛求生，应有难易，而阿弥仆仆道途，亦无说法之日矣。故《般舟三昧经》曰：「不于是间终，生彼间佛刹，佛无所从来，我亦无所至。」又先德云：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实不去。」如天鼓鸣，远近齐闻，非去来故；如水中月，东行则东，西行则西，非去来故，是去来不思议义。

五、毕竟不可思议不思议义者，如澄潭山影、如春阳百草、如众生业力、如日月光相、如胎中根、如身中我、如齿坚舌柔、如眉横发长，是毕竟不可思议不思议义。所以十方诸佛，吐心吐胆，亦只道得个希有难信而已；虽有遍覆三千大千舌相，讵能分疏其万一哉！孔子曰：「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，及其至也，圣人不知。」至哉言也，无量法门，一以贯之矣。

西方合论卷之二

第二缘起门

夫乐鲍肆者，不念檀旃；非实不念，以不厌故。乍使引之晤室，热旃炙沈，不终日而悲其昔之秽，厌离之不早也！夫生死臭秽，愈于鲍肆，众生贪嗜，倍彼蝇蚋；诸佛为鬻香长者，见一辈人天，没溺浊海，能不惻然？是故阿弥导师，广开香严之肆；释迦慈父，确指净域之门。尽大地无非贫儿，一佛号便为资本。欲验诚言，莫离十念；塞鼻膻腥，久当自厌。今约西方起教，略分十义：

一、一大事故。 二、宿因深故。

三、显果德故。 四、依因性故。

五、顺众生故。 六、秽相空故。

七、胜方便故。 八、导二乘故。

九、坚忍方故。 十、示真法故。

一、一大事者，众生处五浊世，如因处狱，但以罪之轻重，受等不等罚。或干小法、或投极网，辜虽不同，至于縲绁之苦、笞杖之罚，未有一人得免者。何也？以入狱者皆罪人；处人天者皆是业报，分段之身故也。然罪人一入狱，未有时刻不求出离者，则以知狱之煎苦难忍难堪，棘墙之外，更有许大安乐世界故也。今众生以烦恼为家，以生死为园观，系心衣冠之囚长，适情金玉之桁杨，岂知大铁围山是我棘墙，三界法场之外，各各自有家乡田地也。诸佛悯此，酸心痛骨，是故为分别净秽，指以脱归路程。而岁久抛弃之人，了无归处；诸佛又大建宅舍以安之。一则往来狱门，为治道途；一则长伺狱外，修饰旅馆。如是之恩，何身可报？嗟夫！烛三界之长夜，揭亿生之覆盆，诸佛既不惜垂手，众生独何苦恋恋也？经曰：「如来为一大事，出现于世。」大事者，即此事也。众生种种反恋此毛头许事，以小易大，甘心瘦死，何哉？

二、宿因深者，有三：一者正因；二者正愿；三者正行。一、正因者，即是三世诸佛与诸有情，自清净体，如万象依空、山川依地、谷依种子、花果依仁。若无此因，佛果不成。何以故？一切悲智，纯依此因而得建立。故长者《合论》曰：「如来藏身，即法身也，诸福智海，莫不居中，故称为藏。若不见法身，一切福智，大慈大悲，悉皆不办，总属生灭。」法身者，即正因是。二、正愿者，如本经法藏比丘于自在王如来所，发四十八大愿，一愿不成不取菩提。此是依自性无量悲智，发如是不可思议愿力，非是心外见有众生，发愿欲度，以众生非心外故。三、正行者，如本经言：「发是愿已，如是安住种种功德，修习如是菩萨行，经于无量无数亿那由他百千劫」内。又如《一向出生菩萨经》云：「阿弥陀佛昔为太子，闻此微妙法门奉持精进，七千岁中胁不至席，不念爱欲财宝，不问他事，常独处止意不倾动；复教化八千亿万那由他人得不退转。」此是自性行持、自性精进，非是有作、有为功德；虽历亿劫，不离一念。以微妙法门，离一切行、一切劫故。是谓正因、正行、正愿，如伊三点，缺一不成；非是作得，非不作得。故先德云：「根深果茂，源远流长。宿因既深，教起亦大。」诚然乎哉！

三、显果德者，如《华严经·普贤行愿品》云：「诸佛如来，因于众生，而起大悲；因于大悲，生菩提心；因菩提心，成等正觉。譬如旷野沙碛之中，有大树王，若根得水，枝叶华果，悉皆繁茂；生死旷野，菩提树王亦复如是。一切众生，而为树根；诸佛菩萨，而为华果。以大悲水，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。」是故当知，一切诸佛取佛果者，依于众生；若无众生，佛果不成。譬如汉王以救民故，而有百战；以百战故，登大宝位；登宝位故，百姓乐业。若无百姓，即无如上等事。究而论之，凡行一德、一事、一利、一名者，若无众生，皆悉不成。是故我无众生，即不成我；众生是依，我即是正；众生是正，我即是依。人我平等，依正无碍，是法尔故。法尔者，即自然果德故。若向外建立，即不成果义。

四、依因性者，一切众生，皆有如是净性。譬一精金，冶为钁钁及溺器等。金性是一，溺器者是器，具秽非金秽故；若加销冶，为种种玩好等物，金亦不易。生佛亦然，同一净性，但以钁钁溺器，而有差别，非是性异。是故博地凡夫，十念即生者，以本净故。阿弥陀佛，欲摄受是众生，即摄受者，以众生本净故。如镜中之光，不从磨得；生净土者，非是行愿及与念力所能成就。何以故？念行如炉锤等，但能销金，无别有金生故。

五、顺众生者，谓乐儿童者，当以饼果；乐妇女者，必用绮罗；一切众生所重，惟宝玉衣食，是故有自然七宝，及与楼阁妙丽衣服饮食等事。譬诸火宅诸儿，非羊鹿等车，决不肯出，出已纯与大车。今释迦如来顺众生情见，说阿弥陀七宝净土，祇为众生见境如是，合如是说。众生生已，各各自见细妙净相，无可比喻，方知琉璃[王*车]璅玛瑙，犹如瓦砾。如达官贵人，向田舍儿说王宫精严，姑就彼人所极珍异者为比，向非情量所及。如对生盲说色，亦无所用，其方比矣！

六、秽相空者，如《智论》曰：「譬如人有一子，喜在不净中戏，聚土为谷，以草木为鸟兽，而生爱着。人有夺者，瞋恚啼哭。其父知己，思惟此子今虽爱着，此事易离，小大自休。何以故？此物非真故。菩萨亦如是，观众生爱着不净臭身，及种种五欲；若信等五根成就时，即能舍离。若小儿所着实是真物，虽复年至百岁，着之转深；若众生所著物实有者，虽得五根，亦不能舍；以诸法皆空，诳不实故，故得舍离。」如来为众生说净土亦尔，以众生所著非实，即易为训化故。如人少时悦色、壮岁营官、老年嗜利，若是实可好着，不应年变月易。以变易故，说净土时，亦悦、亦营、亦嗜，如梦中人，唤之即醒；若梦实者，虽唤无益。以俱非实，是故诸佛为一切众生说如是法门。

七、胜方便者，为此方便，非是自力，亦非他力。缘自性海中，具有如是自在功德，一切现成。是故一句圣号，无复烦词；十念功成，顿超多劫。如万窍怒号，力在扶摇，因窍显故；如幽谷洞明，功在晨曦，因谷见故；如一线之蚁孔，能穿连山之堤，是水之力，非蚁力故；又如一叶之苇席，能运万斛之舟，是风之力，非苇力故。总之皆是法界性海，无作无为不思议力所现，非自非他，一切具足，故有如是殊胜方便，是谓捷中之捷、径中之径。舍此不修，是真愚痴！

八、导二乘者，二乘避境趋寂，证假涅槃，不得如来法身，受业惑苦：一者，无明住地，不得至见烦恼垢浊、习气臭秽究竟灭尽，净波罗蜜果。二者，因无明住地有虚妄行未除灭故，不得至见无作、无行，我波罗蜜果。三者，因微细虚妄，起无漏业，意生诸阴未除尽故，不得至见极灭、远离，乐波罗蜜果。四者，变易生死，断续流灭，不得至见极无变易，常波罗蜜果。以是四种业惑，未证真理。如来悯之，教令回断灭心，修净土行。令知即空不断，即有不常，乘大乘智，入涅槃海。

九、坚忍力者，龙树菩萨曰：「童子过四岁以上，未满二十，名为鸕摩罗伽地。若菩萨初生菩萨家者如婴儿；得无生法忍，乃至十住地，离诸恶事，名为鸕摩罗伽地。欲得如是地，当学般若波罗蜜，常欲不离诸佛。问曰：『菩萨当化众生，何故常欲不离诸佛？』答曰：『有菩萨，未入菩萨位，未得阿鞞跋致受记蒞故，若远离诸佛，便坏诸善根没在烦恼，自不能度安能度人？如人乘船，中流坏败，欲度他人，反自没水；又如小汤投大冰池，虽消少处，反更成冰。菩萨未入法位，若远离诸佛，以少功德无方便力，欲化众生，虽少利益，反更坠落。以是故新学菩萨，不应远离诸佛。』问曰：『若尔者，何以不说不离声闻、辟支佛？声闻、辟支佛，亦能利益菩萨。』答曰：『菩萨大心，声闻、辟支佛虽有涅槃利益，无一切智故，不能教导菩萨。诸佛一切种智故，能教导菩萨。如象没泥，非象不能出，菩萨亦如是。若入非道中，唯佛能救，同大道故。故说菩萨，常欲不离诸佛。』复次菩萨作是念：『我未得佛眼故，如盲无异；若不为佛所引导，则无所趣，错入余道。设闻佛法，异处行者，未知教化时节，行法多少。复次菩萨见佛，得种种利益，或眼见心清净；若闻所说，心则乐法，得大智慧，随法修行，而得解脱。』如是等值佛无量益利，岂不一心常欲见佛。譬如婴儿不应离母；又如行道，不离粮食；如大热时，不离凉风冷水；如大寒时，不欲离火；如度深水，不应离船；譬如病人，不离良医；菩萨不离诸佛，过于上事。何以故？父母、亲属、知识、人天王等，皆不能如佛益利。佛益利诸菩萨，离诸苦处，住世尊之地。以是因缘，故菩萨常不离佛。问曰：『有为之法，欺诳不真，皆不可信。云何得如愿不离诸佛？』答曰：『福德智慧具足故，乃应得佛，何况不离诸佛。众生有无量劫罪因缘故，不得如愿。虽行福德，而智慧薄少；虽行智慧，而福德薄少，故所愿不成。菩萨求佛道故，要行二忍：生忍、法忍。行生忍故，一切众生中，发慈悲心，灭无量劫罪，得无量福德。行法忍故，破诸法无明，得无量智慧。二行合和故，何愿不得？以是故菩萨世世常不离诸佛。复次菩萨，常爱乐念佛，故舍身受身，恒得值佛。譬如众生习欲心重，受淫鸟身，所谓孔雀、鸳鸯等；习瞋恚偏多，生毒虫中，所谓恶龙、罗刹、蜈蚣、毒蛇等。是菩萨心，不贵转轮圣王、人天福乐，但念诸佛，是故随心所重，而受身形。复次菩萨，常善修念佛三昧因缘故，所生常值诸佛。』」

天如《或问》曰：「禅宗悟达之士，既曰见性成佛，焉肯复求净土？」答曰：「悟达之士，政愿求生。汝但未悟，使汝既悟，净土之趋，万牛莫挽。」

问曰：「学者但患大事不明。大事既明，当行佛教，随类化身，入泥入水，不避生死，广度生灵。何故求生净土，厌苦趋乐？」

答曰：「汝将谓一悟之后，习漏永除，便得不退转耶？将谓一悟之后，更无遍学佛法、修行证果等事耶？将谓一悟之后，便可上齐诸佛，入生死不受障缘之所挠耶？审如是，则诸大菩萨，修六度万行，动经恒河沙数劫者，是皆愧汝！古教有云：『声闻尚有出胎之昧，菩萨亦有隔阴之昏。』况近时薄解浅悟，自救不了者。纵有悟处深远，见地高明，行解相应，志在度人者，奈何未登不退，力用未充；居此浊恶，化此刚强，此亦先圣之所未许。如以未完不固之舟，济多人于恶海，自他俱溺，其理必然。故《往生论》云：『欲游戏地狱门者，必生彼土，得无生忍，已还入生死，救苦众生，以此因缘，求生净土。』又先圣有云：『未得不退转位，不可混俗度生，未得无生法忍，要须常不离佛。譬如婴儿，常不离母；又如弱羽，只可传枝。』今此国中，释迦已灭，弥勒未生；四恶趣苦，因果牵缠；外道邪魔，是非扇乱；美色淫声之相惑，恶缘秽触之交侵。既无现佛可依，又被境缘所挠，初心悟达之人，岂有不遭其退败者。所以世尊殷勤指归极乐，良有以也。盖彼弥陀现在说法，乐土境缘种种清静，倘依彼佛，忍力易成，高证佛阶，亲蒙授记；然后出化众生，去来无碍。多见今之禅者，不究如来之了义，不知达磨之玄机，空腹高心，习为狂妄。见修净土，则笑之曰：『彼学愚夫愚妇之所为。』余尝论其非鄙愚夫愚妇，乃鄙文殊、普贤、龙树、马鸣等也。非特自迷正道，自失善根，自丧慧身，自亡佛种；且成谤法之业，又招鄙圣之殃，佛祖视为可哀怜者。于是永明和尚深怜痛哀，剖出心肝，主张净土，既以自修又以化世。故其临终有种种殊胜相现，舍利鳞砌，径生极乐上品；乃至阎罗以为希有，图像礼敬。夫永明既悟达磨直指之禅，又能致身于极乐上品，以此解禅者之执情，以此为末法之劝信，是真大有功于宗教者。岂特永明为然，如死心新禅师，作劝修净土之文，又如真歇了禅师，作《净土说》有云：『洞下一宗，皆务密修，其故何哉？良以念佛法门，径路修行，正按大藏，接上上根器，傍引中下之机。』又云：『宗门大匠，已悟不空有法，秉志孜孜于净业者，以净业见佛简易于宗门故。』又云：『乃佛乃祖，在教在禅，皆修净业，同归一源。入得此门，无量法门，悉皆能入。』至如天衣怀禅师、圆照本禅师、慈受深禅师、南岳思禅师、法照禅师、净霭禅师、净慈大通禅师、天台怀玉禅师、梁道珍禅师、唐道绰禅师、毘陵法真禅师、姑苏守纳禅师、北磻简禅师、天目礼禅师等诸大老，皆是禅门宗匠，究其密修显

化，发扬净土之旨，则不约而同。广如彼文，不能尽录。是故当知，禅宗密修，不离净土；初心顿悟，未出童真，入此门者，方为坚固不退之门。」

十、示真法者，一切修行法门，言空即断，言有即常，未为究竟。唯此念佛三昧，即念而净，净非是无；即净而念，念非是有。达净无依，即是念体；了念本离，即是净用。是故非净外有念，能念于净；若净外有念，念即有所，所非净故。非念外有净，能入诸念；若念外有净，净即有二，二非净故。当知诸佛顺寂灭心而严净土，是故念净土者，当入一切寂灭门。诸佛顺常乐我净心而严净土，是故念净土者，当入一切常乐我净门。诸佛顺平等众生心而严净土，是故念净土者，当入一切平等众生门。诸佛顺大悲智业而严净土，是故念净土者，当入一切大悲智业门。诸佛顺无作无为不可思议业而严净土，是故念净土者，当入一切无作无为不可思议门。诸佛顺尘劳烦恼性而严净土，是故念净土者，当入一切尘劳烦恼门。诸佛顺微尘芥子相而严净土，是故念净土者，当入一切微尘芥子门。以上诸大法门，但一声阿弥陀佛，皆悉证入，亦无能证、所证之相。若不尔者，则是有余之净；念佛三昧即不如是。

西方合论卷之二(终)

西方合论卷之三

第三部类门

夫如来说教，广有多门，经中或偶一拈题，或因缘举出者，不可胜载；唯念佛一门，频形赞叹。如高峦之峙平原，跃空而出；类金星之晃沙碛，映日即明。故知法门殊胜，未有逾此一门者也。今约诸经，但言西方大事者一概收入，分经、纬二义。《说文》曰：「织有经，集丝为之。经常而纬变。」是故以经则非专谈瞻养者不收；以纬则凡泛举念佛者亦入。登葱山而樵玉，首采羊脂；泛溟海而斲香，忍舍牛头？孔子曰：「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。」至于闻所未闻，不无望于来哲。

一、经中之经。 二、经中之纬。

三、纬中之经。 四、纬中之纬。

一、经中之经者：一、《无量平等清净觉经》；二、《无量寿经》；三、《阿弥陀经》；四、《无量寿庄严经》；五、出《宝积》第十八经，名《无量寿如来会》。五经同一梵本，前四译稍不精。六、即《大阿弥陀经》，龙舒居士，将前四译和会者，佛在王舍国灵鹫山，为阿难、慈氏等说；中间出《宝积》者，旨富词法，不知龙舒何以不见此本？

一、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；二、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，二经同一梵本，初经简净愈于后译。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为舍利弗说，读诵者多主此经。

一、《观无量寿经》，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为韦提希夫人说。经中言十六妙观，修持法门备载此经，故孤山判为定善。

然三种经，皆专为西方起教，如天中之天、人中之王，不必自相排抑。譬一大虚空，一尚不得，岂有二哉？经中妙义，具见余门，今不赘述。

二、经中之纬者：一、《鼓音声王经》，佛在瞻波大城伽伽灵池，与比丘百人说。中云：「若有四众，受持阿弥陀佛名，临命终时，佛与圣众，接引往生。」

一、《后出阿弥陀佛偈经》，自「惟念法比丘，乃从世饶王。」至「弘此无量誓，世世稽首行。」共五十六句，始终惟偈。

二经亦专言净土，言义较前甚略，判入纬类。又《鼓音》意，重持咒，《偈经》是伽陀部，非教本故。

三、纬中之经者：一、《华严经》普贤菩萨劝进善财童子、海会大众，发大十愿；至临命终时，一切诸根，悉皆散坏，一切威势，悉皆退失，惟此愿王，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，引导其前，一刹那间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；其人自见生莲花中，蒙佛授记；得授记已，经无数劫，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，乃至能于烦恼大苦海中，拔济众生，令其出离，皆得生于极乐世界。又解脱长者云：「我若欲见安乐世界，无量寿如来，随意即见；如是十方一切世界所有如来，我若欲见，随意即见。我能了知如来国土庄严神通等事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；无有行处，亦无住处。亦如己身，无来无去，无行住处。」

一、《法华经》云：「闻是经典，如说修行，于此命终，即往安乐世界，阿弥陀佛、大菩萨众，围绕住处，生莲华中宝座之上，得菩萨神通，无生法

忍。得是忍已，眼根清淨，以是清淨眼根，见七百万二千亿那由他恒河沙等诸佛如来。」

一、《楞严经》大势至白佛：「我忆往昔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，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譬如有人，一专为忆，一人专忘，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见非见；二人相忆，二忆念深，如是乃至从生至生，同于形影，不相乖异。十方如来，怜念众生，如母忆子；若子逃逝，虽忆何为？子若忆母，如母忆时，母子历生，不相违远；若众生心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此则名曰香光庄严。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，入无生忍；今于此界，摄念佛人，归于淨土。」

一、《宝积经》佛告父王：「一切众生，皆即是佛，汝今当念西方世界阿弥陀佛，常勤精进，当得佛道。」王言：「一切众生，云何是佛？」佛言：「一切决无生，无动摇、无取舍、无相貌、无自性，可于此佛法中安住其心，勿信于他。」尔时父王与七万释种，闻说是法，信解欢喜，悟无生忍。佛现微笑，而说偈曰：「释种决定智，是故于佛法，决信心安住，人中命终已，得生安乐国，面奉阿弥陀，无畏成菩提。」又佛告弥勒，发十种心，往生极乐。何者为十？一者、于诸众生，起于大慈，无损害心。二者、于诸众生，起于大悲，无逼恼心。三者、于佛正法，不惜身命，乐守护心。四者、于一切法，发生胜忍，无执着心。五者、不贪利养，恭敬尊重，净意乐心。六者、求佛种智，于一切时，无忘失心。七者、于诸众生，尊重恭敬，无下劣心。八者、不着世论，于菩提分生决定心。九者、种诸善根，无有杂染清淨之心。十者、于诸如来，舍离诸相，起随念心。是名菩萨发十种心。由是心故，当得往生。若人于此十心，随成一心，乐欲往生彼佛世界，若不得生，无有是处。

一、《般舟三昧经》佛告跋陀毖菩萨：「若沙门、白衣，所闻西方阿弥陀佛刹，常念彼方佛，不得缺戒。一心念，若一日昼夜，若七日七夜，过七日已后，见阿弥陀佛；于觉不见，于梦中见之。譬如梦中所见，不知昼、不知夜，亦不知内、亦不知外，不用在冥中故不见、不用有所蔽碍故不见。如是跋陀毖菩萨，心当作是念时，诸佛国境界名大山须弥山，其有幽冥之处，悉为开辟；目亦不蔽、心亦不碍。是菩萨摩訶萨，不持天眼彻视、不持天耳彻听、不持神足到于佛刹、不于是间终，生彼间佛刹乃见，便于是间坐见阿弥陀佛，闻所说经悉受得，从三昧中，悉能具足，为人说之。」

一、《观佛三昧经》文殊自叙宿因，谓得念佛三昧，当生净土；世尊复记之曰：「汝当往生极乐世界。」

一、《大集经贤护品》云：「求无上菩提者，应修念佛禅三昧。」偈云：「若人称念弥陀佛，号曰无上深妙禅；至心想象见佛时，即是不生不灭法。」

一、《十住断结经》云：「时座中有四亿众，自知死此生彼，牵连不断，欲为之源，乐生无欲国土。佛言：『西方去此无数国土，有佛名无量寿，其土清静，无淫怒痴，莲花化生，不由父母，汝当生彼。』」

一、《如来不思议境界经》云：「菩萨了知诸佛及一切法，皆惟心量，得随顺忍，或入初地，舍身速生妙喜世界，或生极乐净土中。」

一、《随愿往生经》言：「佛国无量，专求极乐者何？一以因胜，十念为因故；一以缘胜，四十八愿普度众生故。」

一、《称扬诸佛功德经》云：「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，一心信乐，其人命终，阿弥陀佛与诸比丘，住其人前，魔不能坏彼正觉心。」又云：「持讽诵念，此人当得无量之福，永离三途，命终之后往生彼刹。」

一、《大云经》云：「善男子，于此西方有一世界名曰安乐，其土有佛号无量寿，于今现在，常为众生讲宣正法。告一菩萨：『汝善男子，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，为诸薄福钝根众生，说《大云经》，汝可往彼至心听受。』是彼菩萨，欲来至此，故先现瑞。善男子，汝观彼土诸菩萨身，满足五万六千由旬。『世尊，彼来菩萨名号何等？何缘而来此土？将非为度众生故来？唯愿如来为诸众生，分别解说。』善男子，彼土菩萨，欲闻净光受记别事，并欲供养如是三昧，是故而来。善男子，是菩萨名无边光，通达方便，善能教导。」

一、《入楞伽经》云：「大慧！汝当知，善逝灭度后，南天竺国中大名德比丘，厥号为龙树，能破有无宗，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，得初欢喜地，往生安乐国。」

一、《大悲经》云：「我灭度后，北天竺国有比丘，名祈婆伽，修习无量最胜善根。已而命终，生于西方，过百千亿世界无量寿佛国，以后成佛，号无垢光如来。」

四、纬中之纬者：一如《华严·毘卢遮那品》云：「尔时大威光童子，见波罗蜜善根庄严王如来成正觉现神通力，即得念佛三昧，名无边海藏门。」又〈光明觉品〉云：「尔时光明过千世界，乃至一切处，文殊菩萨各于佛所，同时发声说此颂言：『一切威仪中，常念佛功德；昼夜无暂断，如是业应作。』」又〈贤首品〉云：「见有临终劝念佛，又示尊像令瞻敬，俾于佛所深归仰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」又〈十无尽藏品〉第八，念藏云：「此念有十种：所谓寂静念、清净念、不浊念、明彻念、离尘念、离种种念、离垢念、光耀念、可爱乐念、无能障碍念。」又〈兜率偈赞品〉离垢幢菩萨云：「以佛为境界，专念而不舍；此人得见佛，其数与心等。」又〈十回向品〉第十回向云：「以法施回向，愿得忆念与法界等，无量无边世界，未来现在，一切诸佛。」又〈十地品〉中，从初至末，地地皆云：「一切所作，不离念佛。」又〈佛不思议法品〉云：「如来有十种佛事：一者，若有众生，专心忆念，则得现前。二者，若有众生，心不调顺，则为说法」等。又〈入法界品〉云：「德云比丘告善财言：『善男子，我得自在决定解力，信根清净，智光照耀；普观境界，离一切障，具清净行，往诣十方，供养诸佛；常念一切诸佛如来，总持一切诸佛正法，常见一切诸佛，随诸众生种种心乐，示现种种成正觉门，于大众中，而师子吼。善男子，我唯得此忆念一切诸佛境界，智慧光明，普见法门，所谓智光普照念佛门，常见一切诸佛国土，种种宫殿悉严净故。令一切众生念佛门，随诸众生心之所乐，皆令见佛，得清净故。令安住力念佛门，令入如来十方中故。令安住法念佛门，见无量佛，听闻法故。照耀诸方念佛门，悉见一切诸世界中，等无差别诸佛海故。入不可见处念佛门，悉见一切微细境中，诸佛自在神通事故。住于诸劫念佛门，一切劫中，常见如来诸所施为，无暂舍故。住一切时念佛门，于一切时，常见如来，亲近同住，不舍离故。住一切刹念佛门，一切国土咸见佛身，超过一切，无与等故。住一切世念佛门，随于自心之所欲乐，普见三世诸如来故。住一切境念佛门，普于一切诸境界中，见诸如来次第现故。住寂灭念佛门，于一念中，见一切刹一切诸佛，示涅槃故。住远离念佛门，于一念中见一切佛，从其所住，而出去故。住广太念佛门，心常观察，一一佛身，充遍一切诸法界故。住微细念佛门，于一毛端，有不可说如来出现，悉至其所而承事故。住庄严念佛门，于一念中，见一切刹皆有诸佛成正觉，现神变故。住能事念佛门，见一切佛出现世间，放智慧光转法轮故。住自在心念佛门，知随自心所有欲乐，一切诸佛现其像故。住自业念佛门，知随众生所积集业，现其影像令觉悟故。住神变念佛门，见佛所坐广大莲华，周遍法界而开敷故。住虚空念佛门，观察如来所有身云，庄严法界虚空界故。』」

一、《法华经》云：「若有因缘，独入他家，一心念佛；乞食无侣，一心念佛。」又云：「若人散乱心，入于塔庙中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」

一、《净名经》云：「宝积当知：直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不谄众生来生其国；深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；大乘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大乘众生来生其国；布施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；持戒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行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；忍辱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三十二相庄严众生来生其国；精进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；禅定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；智慧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正定众生来生其国；四无量心，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；四摄法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；方便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；三十七品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；回向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；说除八难，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国土无有三恶八难；自守戒行不讥彼缺，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国土，无有犯禁之名。十善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命不中天、大富梵行、所言诚谛常以软语、眷属不离、善和诤讼言必饶益、不嫉不恚正见众生，来生其国。如是，宝积！菩萨随其直心，则能发行；随其发行，则得深心；随其深心，则意调伏；随意调伏，则如说行；随如说行，则能回向；随其回向，则有方便；随其方便，则成就众生；随成就众生，则佛土净；随佛土净，则说法净；随说法净，则智慧净；随智慧净，则其心净；随其心净，则一切功德净。是故宝积，若菩萨，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；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」又云：「菩萨成就八法，于此世界，行无疮疣，生于净土。何等为八？饶益众生，而不望报；代一切众生，受诸苦恼；所作功德，尽以施之；等心众生，谦下无阂；于诸菩萨，视之如佛；所未闻经，闻之不疑；不与声闻，而相违背；不嫉彼供，不高己利。而于其中，调伏其心，常省己过，不讼彼短，恒以一心，求诸功德，是为八。」

一、《涅槃经》云：「菩萨六念，念佛第一。」又云：「系念思惟，因缘力故，得断烦恼。」

一、《大悲经》云：「一称佛名，以是善根，入涅槃界，不可穷尽。」

一、《大般若经》云：「佛告曼殊室利菩萨：『能正修行一相庄严三昧，疾证菩提。修此行者，应离喧杂，不思众生相，专心系念。于一如来，审取名字，善想容仪，即为普观三世一切诸佛，即得诸佛一切智慧。』」

一、《坐禅三昧经》曰：「菩萨坐禅，不念一切，惟念一佛，即得三昧。」

一、《增一阿含经》云：「四事供养阎浮提一切众生，若有称佛名号，如[(壳-一)/牛]乳顷，功德过上，不可思议。」

一、《文殊般若经》云：「佛告文殊：『欲入一行三昧者，应处空闲舍诸乱意，不取相貌，系心一佛，专称名字，随彼方所端身正向，能于一佛念念相续，即是念中，能见过去未来见在诸佛。念一佛功德，与念无量佛功德无二。阿难所闻佛法，犹住量数；若得一行三昧，诸经法门，一一分别，皆悉了知，昼夜宣说，智慧辩才，终不断绝。阿难多闻辩才百千等分，不及其一。』」

一、《大集经》云：「若人专念一方佛，或行或坐，至七七日，现身见佛，即得往生。」

一、《法华三昧观经》云：「十方众生，一称南无佛者，皆当作佛，惟一大乘，无有二三；一切诸法，一相一门，所谓无生无灭，毕竟空相。习如是观，五欲自断、五盖自除、五根增长，即得禅定。」

一、《那先经》云：「王问那先：『人生造恶，临终念佛，得生佛国；我不信是语。』那先答言：『如持大石置于船上，因得不没；人虽本恶，因念佛故，不入泥犁。其小石没者，如人作恶，不知念佛，便入泥犁中。』」

颂曰：

如来金口言，	赞叹西方土。
如入长安城，	东西南北入；
入已即一城，	无别天子都。
普贤佛长子，	文殊七佛师；
授记及回向，	是果位往生。
释种得法忍，	善财证佛果；
面奉阿弥陀，	是菩萨往生。
龙树破有无，	祈婆最胜根；

皆得佛授记，是禅师往生。
闻佛心信乐，诵念与持讽；
大石置船上，是下劣往生。
阿难世多闻，佛子中第一；
不如念一佛，顿了诸经法。
云何义解家，得轻易念佛？
诸正念法门，经中皆悉载。
但一大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；
奉劝悟达士，趁时歇狂解。
一心念阿弥，莲花念念生；
此是常寂光，非报非方便。
作是观为正，勿妄生分别；
禅教律三乘，同归净土海。
一切法皆入，是无上普门；
教海义无量，瓮观舍少许。
一盂遍鼎味，是中有全藏。

西方合论卷之三(终)

西方合论卷之四

第四教相门

夫一大藏教，如器衔空；空无相体，器有方圆。器尽空除，缘亡教灭。是故随缘普应，则涅槃真如，一器也；称智自在，则名相专持，一空也。药无定方，定方以病。岂谓玉屑珊瑚无上妙药，概以治四百四病哉！夫病除药贵，便溺即是醍醐；异证同方，参苓化为酖毒。何况无上医王，治三乘出世之药，疗人天声闻凡夫等疮者哉。故先德约教，或一或多，名相虽别，理趣是同。道人不揣固陋，窃附先哲，分别诸句，用彰一乘；庶使观者知净土法门，摄一代时教，毋为僇侗禅宗、轻狂义虎所诳惑云尔。

一、纯有教。 二、趋寂教。 三、有余教(上三教分摄)。

四、无余教。 五、顿悟教。 六、圆极教(上三教全摄)。

一、纯有教者，为诸凡夫耽着爱染，造诸黑业；如来悲悯，为说地狱苦、饿鬼苦、畜生苦、无福德着我所苦，欲生人天，当修善根。如佛初成道，为提胃说世间因果；五百贾人，同受五戒，先忏悔五逆、十恶、谤法等罪，是为有教。《观经》修三福中，首言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；又《无量寿经》，极言五恶、五痛、五烧之苦，教化群生令持五善，亦摄此义。然是经为求往生遮诸不善，非是忻心人天小果，修持是同，证果即别。如《楞严》、《华严》诸方等，虽不单说，亦兼带之，不名纯有。《观经钞》曰：「圆顿行者，岂违小乘出家之式、三归众戒威仪等事？」又曰：「得前前者，不得后后；得后后者，必得前前。何以故？一切诸佛，无不以十善而得度故。」《华严经》曰：「十不善业道，是地狱、畜生、饿鬼受生之因。十善业道，是人天乃至有顶处受生之因。又此上品十善业道，以智慧修习，心狭劣故、怖三界故、阙大悲故、从他闻声而了解故，成声闻乘。又此上品十善业道，修治清淨，不从他教，自觉悟故；大悲方便，不具足故，悟解甚深因缘法故，成独觉乘。又此上品十善业道，修治清淨，心广无量故、具足悲愍故、方便所摄故、发生大愿故、不舍众生故、希求诸佛大智故、净治菩萨诸地故、净修一切诸度故，成菩萨广大行。又此上上十善业道，一切种清淨故，乃至证十力无畏故，一切佛法皆得成就。是故我今等行十善，应令一切具足清淨，乃至菩萨如是积集善根，成就善根、增长善根、思惟善根、系念善根、分别善根、爱乐善根、修习善根、安住善根，菩萨摩訶萨如是积集诸善根已，以此善根，所得依果，修菩萨行，于念念中，见无量佛，如其所应承事供养。」又云：「虽无所作，而恒住善根。」又云：「虽知诸法无有所依，而说依善法而得出离。」奉劝悟达之士，猛省永嘉豁达之言，早寻白社不请之友。勿轻戒律，天上无作业之佛；勿贪虚名，地下有对证之鬼。莲邦不远，请即加鞭。

二、趋寂教者，即二乘寂灭之教，趋向涅槃，于严土利他不生喜乐，是为小乘；与净土大乘之教正反。今云分摄者，以《无量寿经》及《观经》中，皆有须陀洹乃至得阿罗汉果故。先德云：「小乘不生，据决定性不生；此中明生，为在此间先发大乘心，熏成种子，退心下地，要由垂终回小向大故生。」

问曰：「既回心向大，何故至彼，复证小果？」

释曰：「以退大既久，习小功深，是故彼佛称习说小，且令证果；又此证小果者，不守小位而住，还起大心进行弥速，或五劫或十劫，得成初地，如是

阶级，犹是殊胜，是故不同。又云：经中亦有频婆证阿那含，然非此教正所被机；今从正为韦提希等宣净土观，尚非通别，岂是小乘？如迦文出世，亦有声闻。毕竟大乘是正，以羊鹿等车，非实车故。」

三、有余教者，了二空真理，修习万行，趣大乘佛果。唯不许阐提、二乘成佛；谓阐提无性、二乘定性，决不可成；未尽大乘真理故，名有余。此经言：「除五逆不生。」又云：「二乘种不生。」教义似同，二乘上已释竟。言五逆不生者，以谤法故，以无信心，非是无性，决不可成。故《观经》中，毁戒众生临终恶相见者，闻赞佛功德，地狱猛火化清凉风。乃至五逆十恶，具足十念者，见金莲华，犹如日轮，一刹那顷，皆得往生。此是自性不思议功德，仗不思议佛力，得显现故。若不具足佛性，如顽石浊滓，岂能透月？当知念能显性，如是往生，是性力故。如日能显空，空非因日。是故一切众生，皆成佛故，不同始教有余之教。

四、无余教者，一切众生平等一性，悉当成佛，是为大乘极则之教；唯一自心为教体，故云无余。今此净土法门，依正信愿等法，究极皆归一心。故经中言：「一心不乱，即得往生。」又《大本》三辈生彼者，皆云发无上菩提之心。菩提心者，即佛性是。《华严经》曰：「菩提心者，犹如种子，能生一切诸佛法故；犹如良田，能长众生白净法故；犹如大地，能持一切世间故；犹如净水，能洗一切烦恼垢故；犹如大风，普于世间无所碍故；犹如盛火，能烧一切诸见薪故。」广在彼经。当知菩提心是铁炮中利药，念佛是药线，《华严》初发心时，便成正觉，即是此义。菩萨五位加行，亦只是药中引线耳。无量妙行，讵有加一行三昧之外者哉？

五、顿悟教者，《长者论》曰：「但一念不生，即名为佛，不从地位渐次而说，故立为顿教。」如《思益经》得诸法正性者，不从一地至一地。《楞伽经》曰：「十地则为初，初则为八地，乃至无所有何次。」当知顿者即是不历阶级之义。天台《观经疏》曰：「顿悟渐入，此即顿教，正为韦提希及诸侍女，并是凡夫未证小果，故知是顿，不从渐入。」《钞》曰：「今经顿者，乃于化法以圆为顿。何故？无生忍位，别在初地，圆在初住；别教凡夫，经无数劫，方至此位；唯有圆教，即生可入。」今就韦提希即身得忍，判为顿者，是圆顿故。又他经说，受菩萨戒，身身相续戒行不缺，经一劫二劫三劫，始至初发心住；如是修行十波罗蜜等无量行愿，相续不断，满一万劫，至第六正性住；从是修行增进，始至第七不退住。今此经中，五逆十恶，持名即生，皆得不退，正合顿义。如《观经》中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

佛」等语，皆直指心宗，更无迂回。且如阿弥一声，是非俱划，何等直截，故古人谓之头则公案。镬汤波底岂贮寒冰；烈火焰中讵容寸草。达磨复起，不易吾说；更或踟蹰，万里千年。

六、圆极教者，慈恩《通赞》曰：「此方先德，总判经论有四宗：一、立性宗；二、破性宗；三、破相宗；四、显实宗。《涅槃》、《法华》、《华严》等，是显于真实中道义，舍化城而归宝所，故知《弥陀经》乃第四宗也。又以教准宗，宗有其八：一、我法俱有宗；二、有法无我宗；三、法无去来宗；四、现通假实宗；五、俗妄真实宗；六、诸法但名宗；七、胜义皆空宗；八、应理圆实宗。如《华严》及《弥陀经》是第八宗收。」又若真歇了禅师等，以帝网千珠，发明净土圆融之义，诸书具载。近有老宿，以《华严》配此经，谓圆全摄此，此分摄圆，得圆少分，分属圆故。据经判义，甚有旨趣。但圆极义者，无全无分，如月在川，川川皆有全月，乃至瓶池寸水，亦是全月，无分月故；如风在树，树树皆有全风，乃至片叶茎草，亦是全风，无分风故。若圆中有分者，圆即有段；若分中非全者，圆即不遍，分全双乖，圆义不成。

今约莲宗圆极，分五种义：一、刹海相含义；二、三世一时义；三、无情作佛义；四、依正无碍义；五、充遍不动义。

一、刹海相含义者，一切诸佛报化国土，互相摄入，全他全此，而无留碍。若计不相入者，此即情见，情见非实。如一室中含一虚空，其中若人、若畜、若鬼、若虫、若几、若瓶、若架之类，皆依虚空建立。虚空属人时，则诸鬼畜虫几瓶架所依之虚空，一切摄入人中；虚空属鬼时，则诸人畜虫几瓶架所依之虚空，一切摄入鬼中；虚空属虫时，诸人鬼畜几瓶架所依之虚空，一切摄入虫中；乃至虚空属架时，则诸人畜鬼虫几瓶所依之虚空，一切摄入架中。参而不杂，离亦不分，非入非不入。是故经云：「国土光净遍无与等，彻照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世界，如明镜中现其形像。」当知净方、浊土，交光相入，如千灯一室故。

二、三世一时义者，众生情见，执有时分，过现未来等事；约实相中，即无时体可得。何以故？若计晦明是时者，晦明则是叶相，如病眼见青，非定相故；若计老少是时者，老少则是幻质，如敝网裹风，非定质故，云何是中而有实义？今约延促相入二义，以明时体：一、促中有延；二、延中有促。一、促中有延者，如人假寐，梦经种种城邑聚落及见故人，悲笑分明，经历

时月；醒而问人：「孰睡几时？」侍者答言：「数千钱时。」其人自思假寐无几，云何经历如许变态？了了记忆，非病非醉，展转追惟是义，终不可得。二、延中有促者，如人二十忽得颠病，吞刀捉火，或为人言未来事，或对妻子嬉笑如常，及生男女，或忽能文，着种种书，经三十年。遇一异人，呪水与饮，其人如睡忽觉，即以二十为昨日事；家人屈指，为计岁月，出示子女，及种种书。其人自思：「本无岁月，焉有是事？」亦不复记病与不病。以是二喻，进退互观，毕竟无有三世可得。是故经云：「观彼久远，犹若今日，经须臾间，历事诸佛遍十方界。」是谓三世无间。三世无间者，时体不可得故。

三、无情作佛义者，权教中言，有情有佛性，无情无佛性，一切草木器界，不能成道及转法轮。此是执情强计，属意即有，属物即无，不了诸法皆住法位。何以故？意是色故，是空根故，是往古来今故，是无情故，一无一切无故；青黄是意故，风鸣谷响是意故，草木瓦砾是意故，是有情故，一有一切有故。故知情之为情，亦可说自，亦可说物，不应说言谁无谁有。如一夫妻，共生一子，不应说言谁生谁不生。夫发毛介齿，亦是无情，与我俱佛耶？抑与我不俱佛耶？梦中见山见水见木见石，亦是无情，是情想摄耶？抑非情想摄耶？当知，是中尚无是我非我，云何更计有情无情。是故经中道场宝树，能净诸根，风枝水响，咸宣妙法，无一物非佛身，无一物不转法轮，岂是情见妄知所能计度。

四、依正无碍义者，依是器界，正是身根。若约凡情，即横计有依有正，是义非实。何以故？若言虚空是依者，如人张口，则虚空入，乃至毛孔、骨节、心腹之内，皆有虚空。是依耶？是正耶？若言地水火风是依者，如人涎液，入器为水，发焦为土，两手相触成火，嘘气为风。是依耶？是正耶？是故经中：「无量宝华，一一华中，出三十六亿那由他百千光明，一一光明出三十六亿那由他百千佛，普为十方说一切法。」以佛力故，现有宝华；以宝华故，复现诸佛。是故当知，尽一刹是佛身，刹刹皆然；无一身非佛刹，身身皆然。非是佛神力变现，唯一真法界智为依正故。

五、充遍不动义者，众生妄计佛身即有去来，而实佛身无去无来，亦无不去不来。譬如鸟飞空中，一日千里，空非随鸟，鸟不离空，是故经言：「阿弥陀佛，常在西方。」又言：「至一切行人之所。」如《涅槃经》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波罗奈城有优婆夷，已于过去无量光佛种诸善根。是优婆夷夏九十日，请命众僧，奉施医药。是时众中有一比丘，身婴重病，良医诊之，当须

肉药，若不得肉，病将不全。时优婆夷，寻自取刀，割其髀肉，切以为[樅-木+月]，送病比丘。比丘服已，病即得差。是优婆夷患疮苦恼，不能堪忍，即发声言：『南无佛陀！南无佛陀！』我于尔时，在舍卫城，闻其音声，于是女人起大慈心，是女寻见我持良药涂其疮上，还合如本。我即为其说种种法，闻法欢喜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！我于尔时，实不往至波罗柰城，持药涂是优婆夷疮，当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彼女人见如是事。复次善男子！调达恶人，贪不知足，多服酥故，头痛腹满，受大苦恼，发如是言：『南无佛陀！南无佛陀！』我时住在优禅尼城，闻其音声即生慈心；尔时调达，寻便见我往至其所，手摩盐汤，而令服之，望已平复。善男子，我实不往调达所，摩其头腹，授汤令服，当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调达见如是事。复次善男子！憍萨罗国有五百贼，群党抄掠，波斯匿王遣兵伺捕，得已挑目，逐着黑闇丛林之下，受大苦恼，各作是言：『南无佛陀！南无佛陀！』啼哭号唤。我时住在祇桓精舍，闻其音声即生慈心；时有凉风，吹香山中种种香药，满其眼眶，寻还得眼，如本不异。诸贼开眼，即见如来住立其前而为说法，贼闻法已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！我于尔时，实不作风吹香山中种种香药，住其人前而为说法，当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彼群贼见如是事。」如上之法，岂容思议？总之皆是一真法界，不得言是自心感见，亦不得言心佛和合，以佛地中离自、离他、离和合故，是故入此门者，莫同凡夫情见分别计度。如清凉云：「阿弥陀佛，即本师卢舍那，犹属情量。何以故？十方世界，惟一智境无别佛故。」

(问：「论中所引《涅槃经》言慈善根力，或者如来法性，无人我远迹；众生受苦，皆如来性中境相耶？」)

(答：「此止说得正因佛性。然论正因，宁独如来？虽众生之性亦尔。但众生为业所障，于他人受苦，纵亲诣彼所，尚不克救，况不往而获免耶？教中言八地以上菩萨，一呼其名即蒙利益，以分别业尽，法尔如然。故杜顺和尚，一履悬门，十年无人窃去，自云：『多生不作盗业，故得如是报。』宋人有邹橐陀者，人一见其面，辄得祸。近时有其妃子贫甚，凡手所触物寻即废去，不能自存。此非多生业力之故与！佛善根力，合得如是报，无足怪者。」)

西方合论卷之四(终)

西方合论卷之五

第五理谛门

夫即性即相，非有非空，理事之门不碍，遮表之诠互用。言无者如水月镜花，不同龟毛兔角；言有者似风起云行，不同金坚石碍。是故若滞名著相，即有漏凡夫；若拨果排因，即空见外道。梦中佛国，咸愿往生；泡影圣贤，誓同瞻仰。说真说相，似完肤之加疮；道有道无，类红炉之点雪。爰约真谛，分别四门：

一、即相即心门。 二、即心即相门。

三、非心非相门。 四、离即离非门。

一、即相即心门者，《净土境观要门》曰：「经云：『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』又云：『心如工画师，造种种五阴，一切世间中，莫不从心造。』是故极乐国土宝树、宝地、宝池、弥陀海众正报之身、三十二相等，皆是我心本具，皆是我心造作，不从他得，不向外来。能了此者，方可论于即心观佛。故《观经》云：『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。』至八十随形好句，天台大师作二义释：一、约感应道交释；二、约解行相应释。若无初释，则观非观佛；若无次释，则心外有佛。至释是心作佛、是心是佛，从修观边说名为心作；从本具边说名为心是，义遍初后，例合云：是心作日，是心是日；乃至是心作势至，是心是势至，以至九品之中，随境作观，莫不咸然。」又曰：「观心观佛，皆属妄境，意在了妄即真，不须破妄然后显真。故荆溪云：『唯心之言，岂惟真心，须知烦恼心遍，子尚不知烦恼心遍，安能了知生死色遍。色何以遍？色即心故。』若尔不须摄佛归心，方名约心观佛，如此明之，非但深得佛意，亦乃迥出常情。」《宗镜录》曰：「自心遍一切处。所以若见他佛，即是自佛，不坏自他之境，惟是一心众生。如像上之模，若除模既见自佛，亦见他佛。何者？虽见他佛，即是自佛，以自铸出故；亦不坏他佛，以于彼本质上，虽变起他佛之形，即是自相分故。」又曰：「自心感现佛身来迎。佛身常寂，无有去来；众生识心，托本佛功德胜力，有来有去。如面镜像，以梦施为。镜中之形，非内非外；梦里之质，非有非无，但是自心，非关佛化。故知，净业纯熟，目睹佛身；恶果将成，心现地狱。如福德之者，执砾成金；业贫之人，变金成砾。砾非金而金现，金非砾而砾生。金生但是心生，砾现唯从心现，转变是我，金砾何从？」《正法念处经》云：「**黠**慧善巧画师，取种种彩色，取白作白、取赤作赤、取黄作黄，若取鸽色，则为鸽色，取黑作黑。心业画师，亦复如是。」

缘白取白，于天人中，则成白色。何义名白？欲等漏垢所不染污，故名白色。又复如是，心业画师，取赤彩色，于天人中，能作赤色。何义名赤？所谓爱声味触香色。又复如是，心业画师，取黄彩色，于畜生道，能作黄色。何义名黄？彼此递互饮血噉肉，贪欲嗔痴更相杀害，故名黄色。又复如是，心业画师取鸽彩色，攀缘观察，于饿鬼道作垢鸽色。何义名鸽？彼身犹如火烧林树，饥渴所恼，种种苦逼。又复如是，心业画师，取黑彩色，于地狱中画作黑色。何义名黑？以黑业故，生地狱中，有黑铁壁，被然被缚，得黑色身。如是乃至心业画师，善治禅彩，攀缘明净，如彼画师，善治彩色，画作好色，皆是自心，非他所作。是故当知心业画师，以纯净色画作净土，亦复如是。」又如《般舟三昧》中说：「菩萨得是三昧，便于是间坐，见阿弥陀佛。譬如有人，闻毘耶离国有淫女人名庵罗婆利，舍卫国有淫女人名须曼那，王舍城淫女人名忧钵罗盘那。有三人，各各闻人赞三女人，端正无比，昼夜专念，心着不舍，便于梦中，梦与从事。觉已心念，彼女不来，我亦不往，而淫事得办，因是而悟：一切诸法皆如是耶？往告跋陀怱菩萨，菩萨答言：『诸法实尔，皆从念生。』如是种种为三人说，三人即得不退转地。菩萨于是间国土，闻阿弥陀佛，数数念，用是念故，见阿弥陀佛。譬如人远出到他郡国，念本乡里，家室亲属财产，其人于梦中，归到故乡里，见家室亲属，喜共言语，于梦中见已，觉为知识说之，我归到故乡里，见我家室亲属。菩萨如是，其所向方闻佛名，常念所向方欲见佛，菩萨一切见佛。譬如比丘，观死人骨着前，有观青时、有观白时、有观赤时、有观黑时，其骨无有持来者，亦无有是骨，亦无所从来，是意所作。菩萨如是，欲见何方佛即见，何以故？持佛威神力、持佛三昧力、持本功德力，用是三事故得见佛。譬如年少之人，端正姝好，以持净器盛好麻油，及盛净水，或新磨镜或无瑕水精，于是自照，悉自见影。何以故？以明净故，自见其影，其影亦不从中出，亦不从外入。菩萨以善清净心，随意悉见诸佛。见已欢喜，作是念言：『佛从何所来，我身亦不去。』实时便知，佛无所从来，我亦无所去。复作是念：『三界所有，皆心所作。何以故？随心所念，悉皆得见。以心见佛，以心作佛，心即是佛，心即我身，心不自知，亦不自见。』」若取心相，悉皆无智，心亦虚诞，皆从无明出；因是心相，即入诸法实相。是故当知，心外见佛，即成魔境。何以故？以心外无一法可得故。

二、即心即相门者，谓诸法毕竟空故，则有诸法；若诸法有决定性者，则一切不立。《般若经》曰：「若诸法不空，即无道无果。」《法句经》曰：「菩萨于毕竟空中，炽然建立。」《华严经》曰：「菩萨摩訶萨，了达自身

及以众生本来寂灭，而勤修福智无有厌足；于诸境界永离贪欲，而常乐瞻奉诸佛色；知佛国土皆如虚空，而常庄严佛刹。」以是义故，菩萨乐修净土。

《群疑论》：「问曰：『诸佛国土亦复皆空，观众生如第五大，何得取着有相，舍此生彼？』答：『诸佛说法不离二谛。经云：「成就一切法，而离诸法相。」成就一切法者，世谛诸法也；离诸法者，第一义谛无相也。又云：「虽知诸佛国，及与众生空，常修净土行，教化诸群生。」汝但见说圆成实相之教，破遍计所执毕竟空无之文，不信说依他起性因缘之教，即是不信因果之人，说于诸法断灭相者，是为邪见外道。』」

又《十疑论》曰：「夫不生不灭者，于生缘中，诸法和合，不守自性，求于生体亦不可得。此生生时，无所从来，故名不生；诸法散时，不守自性，此散灭时，去无所至，故言不灭。非因缘生灭外别有不生不灭，亦非不求生净土唤作无生。偈云：『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亦名为假名，亦名中道义。』又云：『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说无生。』又云：『譬如有人，造立宫室，若依空地，随意无碍；若依虚空，终不能成。』诸佛说法，常依二谛，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。智者炽然求生净土，达生体不可得，即是真无生，此谓心净故佛土净。愚者为生所缚，闻生即作生解，闻无生即作无生解；不知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。不达此理，横想是非，嗔他求生净土，几许诬哉！」长芦曰：「以生为生者，常见之所失也；以无生为无生者，断见之所惑也。生而无生，无生而生者，第一义谛也。」永明曰：「即相之性，用不离体；即性之相，体不离用。若欲赞性，即是赞相；若欲毁相，祇是毁性。」天如曰：「性能现相，无生即生；相由性现，生即无生。」是则无生声中，风枝水响；非色色裹，宝树栏干。岂同灰飞烟灭之顽空，与拨无因果之魔属哉！

三、非心非相门者，《婆沙论》明新发意菩萨，先念佛色相，相体相业相果相用，得下势力；次念佛四十不共法心，得中势力；次念实相佛，得上势力，不着色法二身。偈云：「不贪着色身，法身亦不着；善知一切法，永寂如虚空。」

《宝性论》曰：「依佛义故。经云：『佛告阿难言：「如来者，非可见法。」』是故眼识不得见故。依法义故，经云：『所言法者，非可说事。』是故非耳识所闻故。依僧义故，经云：『所言僧者，名无为。』是故不可身心供养礼拜赞叹故。」

《摩诃般若经》曰：「菩萨摩诃萨，念佛不以色念，不以受、想、行、识念，以诸法自性空故；不应以三十二相、八十随形好念；不应以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而念；不以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智、十八不共法而念。何以故？是诸法自性空故。自性空则无所念，无所念故，是为念佛。」

《智度论》曰：「若菩萨于过去诸佛，取相分别回向，是不名回向。何以故？有相是一边，无相是一边，离是二边行中道，是诸佛实相。是故说诸过去佛堕相数中，若不取相数回向，是为不颠倒。」

《佛藏经》曰：「见诸法实相，名为见佛。何等名为诸法实相？所谓诸法毕竟空无所有，以是毕竟空、无所有法念佛。」乃至「又念佛者离诸想，诸想不生，心无分别，无名字、无障碍、无欲无得，不起觉观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随所念起一切诸想，皆是邪见。舍利弗！随无所有，无觉无观，无生无灭，通达是者，名为念佛。如是念中，无贪无着，无逆无顺，无名无想。舍利弗！无想无语，乃名念佛，是中乃至无微细小念，何况龕身口意业，无身口意业处，无取无摄，无诤无讼，无念无分别，空寂无性，灭诸觉观，是名念佛。舍利弗！若人成就如是念者，欲转四天下地，随意能转，亦能降伏百千亿魔，况弊无明，从虚诞缘起，无决定相。是法如是无想无戏论，无生无灭，不可说不可分别，无暗无明，魔若魔民，所不能测。但以世俗言说，有所教化，而作是言：『汝念佛时，莫取小想，莫生戏论，莫有分别。何以故？是法皆空，无有体性，不可念，一相，所谓无相，是名真实念佛。』」

又《止观》明念佛三昧者，当云何念？「为复念：『我当从心得佛？从身得佛？佛不用心得，不用身得，不用心得佛色，不用色得佛心。何以故？心者佛无心，色者佛无色，故不用色心得三菩提。』佛色已尽，乃至识已尽，佛所说尽者，是痴人不知，智者晓了。不用身口得佛，不用智慧得佛。何故？智慧索不可得，自索我了不可得，亦无所见，一切法本无所有，坏本绝本。」若如是念者，是名实相念佛之门，亦名绝待门。

四、离即离非门者，永明曰：「若执言内力，即是自性；若言他力，即成他性；若云机感相投，即是共性；若云非因非缘，即无因性。皆滞阂执，未入圆成。」当知佛力难思，玄通[穴/干]测。譬如阿迦叔树，女人摩触，花为之出，是树无觉触，非无觉触。菩萨摩诃萨不思議念触，亦复如是。又如象齿，因雷生花，是齿非耳，云何有闻？若无闻者，花云何生？又若雷能生花者，诸物应有。菩萨摩诃萨不思議声尘，亦复如是。又如勇士，疑石为虎，

箭至没镞；箭非克石，石非受矢，菩萨摩訶萨不思議精进，亦复如是。又有人远行，独宿空舍，夜中有鬼，担一死人，来着其前；复有一鬼，随逐瞋骂云：「是我物！」先鬼言：「我自持来！」后鬼言：「实我担来！」二鬼各执一手争之。前鬼言：「此中有人可问。」后鬼即问：「是谁担来？」是人思惟二鬼力大，妄语亦死，何若实语，即言：「前鬼担来。」后鬼大嗔，捉此人手，拔断着地；前鬼取死人一臂，附之即着，如是两臂两脚头胁，举身皆易。于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，拭口而去。其人思惟：「眼见我身，被鬼食尽，今此我身，尽是他肉。」即于一切时，作他身想，乃至五欲亦不贪着，是他身故，不应供养；乃至妻子，亦不生染，是他身故，不应有染；乃至种种诃斥苦辱，亦皆顺受，是他身故，无复憍慢。后忽自计：「若是他者，不应有我；若非他者，他身现在。是中非他非非他，非我非非我；我亦不可得，他亦不可得，从本已来，恒自如是。」实时得知，一切法是我非我，皆为妄计。菩萨摩訶萨不思議观力，见佛自他，亦复如是。又如贫人商丘开，信富者言，入火不烧，入水不溺，投高不折，乃至随诸诳语皆得实宝物，而是贫人，无他术故。菩萨摩訶萨不思議贪欲，获佛宝王，亦复如是。又如空谷随声发响，此响不从空来，不从谷来，不从声来。若从空来者，空应有响；若从谷来者，应时时响；若从声来者，呼平地时，此响亦传；乃至非和合来，非因缘来，非自然来。菩萨摩訶萨不思議声相，非来非去，亦复如是。又如幻人幻长者所爱马，入小瓶中，瓶不加大，而马跳跃如常，长者设食已，马系柱如故。菩萨摩訶萨不思議幻法，变现佛刹，亦复如是。又如诃宅迦药，人或得之，以其一两，变千两铜悉成真金，非千两铜，能变此药。菩萨摩訶萨不思議大丹，点秽成净，亦复如是。又有人得安缮那药，以涂其目，虽行人中，人所不见。菩萨摩訶萨不思議药力，于念念生中得无生身，亦复如是。又如无能胜香，若以涂鼓，其声发时，一切敌军皆自退散；又转轮王有香名海藏，若烧一丸，王及四军，皆腾虚空。菩萨摩訶萨不思議正念香，伏诸魔军，超越三界，亦复如是。是故当知，念佛三昧不可思议！如普贤毛孔不可思议；如摩耶夫人腹不可思议；如净名丈室不可思议；如具足优婆夷小器不可思议。何以故？一切法皆不可思议故。若有一毛头许可思议者，即非法界性海。如上言心、言境、言有相、无相者，皆是思议法；若入此不思議解脱，即知一切分别念佛，皆为戏论。

西方合论卷之五(终)

西方合论卷之六

第六称性门

夫一切贤圣，称心而行，法性无边，行海叵量。是故或一刹那中，行满三祇；或恒河沙劫，未成一念。飞空鸟迹，辨地位之分齐；泪日风花，明过现之影像。无胫而走，舍阿弥以何之；不疾而速，识西方之非远。譬诸五色至玄而亡，万流以海为极者也。今约大乘诸行，总入一行，略示五门：

一、信心行。 二、止观行。 三、六度行。

四、悲愿行。 五、称法行。

一、信心行者，经云：「信为道元功德母。」一切诸行，无不以信为正因，乃至菩提果满，亦只完此信根。如谷子堕地，迨于成实，不异初种；如稚笋参天，暨至丛叶，本是原竿。初心菩萨，无不依是信力而成就者。是故莲宗门下，全仗此信为根本：一者、信阿弥陀佛不动智、根本智，与己无异。如一大虚空，日映则明，云来则翳，虚空本无是故；又则云与日，皆即虚空故。二者、信阿弥陀佛，从发愿来，那由他劫内，一切难行难忍种种修习之事，我亦能行。何以故？自忆无始劫中漂溺三涂，生苦、死苦、披毛戴角苦、铁床铜柱苦，一切无益之苦，皆能受之，何况如今菩萨万行济众生事，岂不能为？三者、信阿弥陀佛，无量智慧、无量神通，及成就无量愿力等事，我亦当得。何以故？如来自性方便，具有如是不思议事，我与如来同一自体清净性故。四者、信阿弥陀佛，不去不来，我亦不去不来；西方此土，不隔毫端，欲见即见。何以故？一切诸佛，皆以法性为身土故。五者、信阿弥陀佛修行历劫，直至证果，不移刹那，我今亦不移刹那，位齐诸佛。何以故？时分者是业收，法界海中业不可得故。如是信解，是谓入道初心，信一切诸佛净土之行。

二、止观行者，如《圆觉》、《楞严》、《华严》诸方等经，古今学者，广设观门，唯台宗三观，最为直捷，示一心之筌蹄，撮诸法之要领，修行径路，无踰于此。西方宗旨，自有十六正观，然一一观中，具含此三义，故天台诠经，直以三谛摄彼十六。《妙宗钞》曰：「性中三德体，是诸佛三身，即此三德三身，是我一心三观。若不然者，则观外有佛，境不即心，何名圆宗绝待之观。亦可弥陀三身以为法身，我之三观以为般若，观成见佛即是解脱，举一具三，如新伊字。观佛既尔，观诸依正，理非异涂。」广如《疏

钞》，不能具述。至若温陵禅师，则纯以念佛一声，入三观门。言念存三观者，如一声佛，遂了此能念体空，所念无相，即念存空观，所念之佛即应身，即心破见思惑也。虽能念体空，所念无相，不妨能念分明，所念显然，即念存假观，所念之佛即报身，即心破尘沙惑也。正当能念所念空时，即能念所念显然；正当能念所念显时，即是能念所念寂然，空假互存，乃念存中观，所念之佛即法身，即心破无明惑也。是又即念佛因，究竟三谛，净彼四土，如拈一微尘变大地作黄金，是谓法界圆融，不可思议观门。

三、六度行者，《起信论》曰：「菩萨从初正信已来，于第一阿僧祇将欲满故，于真如法中，深解现前所修离相，知法性体离慳贪故，随顺修行檀波罗蜜；法性无染离五欲过故，随顺修行戒波罗蜜；法性无苦离瞋恼故，随顺修行忍波罗蜜；法性无身心相离懈怠故，随顺修行精进波罗蜜；法性常定，体无乱故，随顺修行禅波罗蜜；法性体明，离无明故，随顺修行般若波罗蜜。」故《智度论》曰：「菩萨观一切法毕竟空，不生慳贪心。何以故？毕竟空中无有慳贪，慳贪根本断故。」乃至「般若波罗蜜毕竟空故，常不生痴心。所以者何？佛说一切法，无施无受，非戒非犯，乃至不智不愚故。」又云：「菩萨虽不见布施，以清净空心布施，作是念：『是布施空无所有，众生须故施与。如小儿以土为金银，长者则不见是金银，便随意与，竟无所与。』其余五法亦复如是。」是谓菩萨行于六度。修净土者，即无如是差别名相，然亦不越一行，具此六义：一者、舍诸杂念，是行于施；又则系佛，不住舍念，是性施故。二者、念念中净，是行于戒；又则系佛，不求灭念，是性戒故。三者、世念尽弱，是行于忍；又则系佛，非关摧念，是性忍故。四者、毕念不退，是行精进；又则一念即是，不着苦行，是性精进故。五者、得念三昧，是行于定；又则念念是佛，不贪禅味，是大定故。六者、了念佛因，即念而佛，是行于智；又则念本非有，佛本非无，不落断常，是一切种智故。是故念佛一门，能该诸行。何以故？念佛是一心法门，心外无诸行故，然亦不废诸行，若废诸行即是废心故。

四、悲愿行者，诸佛菩萨，性海无尽，供养无尽，戒施无尽，乃至饶益无尽。如普贤发十大愿：虚空界众生界，无有尽时，而我此愿，亦无有尽，身语意业，无有疲厌，名为愿王。一切诸佛，无不成就如是愿王，证涅槃果。故天亲菩萨净土五念门，以礼拜、赞叹、作愿、观察前四种，为成就入功德门；回向一切烦恼众生，拔世间苦，为成就出功德门。菩萨修五念门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难曰：「佛及众生，本无所有。如《净名经》言：『菩萨观于众生，如呼声响；如水聚沫；如芭蕉坚；如电久住；如无色界色；如焦谷芽；如得忍菩萨贪恚毁禁；如佛烦恼习；如梦所见已寤，菩萨观众生为若此。』是则众生本空，菩萨种种发愿利生，将无眼见空华邪？」

答曰：「《智度论》中，佛说：『此中言无佛者，破着佛想，不言取无佛相。』是故当知，言无众生者，破众生想，不言取无众生相。如《净名》言：『菩萨作是观已自言：「我当为众生，说如斯法。」即真实慈。』即知菩萨不取无众生相；又则说是法者，真实利生，真实悲愿，无别度众生事也。又如《般若经》，菩萨深入大悲，如慈父见子为无所值物故死，父甚怜之，此儿但为虚诳故死。诸佛亦如是，知诸法空毕竟不可得，而众生不知；众生不知故，于空法中染着，着因缘故，堕大地狱，是故深入大悲。是则诸佛兴慈运悲，正以众生空故，众生诳入生死故，岂有反息悲愿之理。故知，菩萨种种度生者，是深达无众生义。何故？若见有众生故即有我，慈悲心劣，岂能行如是饶益之行？又先德云：『未居究竟位，全是自利门：从十信初心，历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直至等觉佛前普贤，犹是自利利他门者；登妙觉位佛后普贤，方是利他之行。』如佛告比丘：『功德果报甚深，无有如我知恩分者，我虽复尽其边底，我本以欲心无厌足故得佛，是故今犹不息，虽更无功德可得，我欲心亦不休。』当知，行海无边，非丈竿尺木所能探其底裹。如痴儿见人指门前竿云在天半，即计量言：『从地至天止两竿许。』佛法戏论亦复如是。」

五、称法行者，法界海中，无量无边；菩萨行海，亦无量无边。虚空着彩，粉墨徒劳；法界无方，辙迹安用。是故菩萨自性行者，非有非无，非行非不行，唯是称法自在之行。一者、菩萨度一切众生究竟无余涅槃，而众生界不减。如登场傀儡悲咲宛然，唯一土泥，空无所有，是称法行。二者、菩萨行五无间，而无恼恚；至于地狱，无诸罪垢；至于畜生，无有无明憍慢等过。如淫女离魂逐所欢去，乃至生子而身常在父母前，是称法行。三者、菩萨自身入定，他身起定；一身入定，多身起定；从有情身入定，从无情身起足。如猛虎起尸，跪拜作舞，唯虎所欲而尸本无知，是称法行。四者、菩萨于一小众生身中，转大法轮，燃大法炬，震大法雷，魔宫摧毁，大地震动，度无量无边众生，而此小众生，不觉不知。如天帝乐人，逃入一小女子鼻孔，遍索不得，而此女子不觉不知，是称法行。五者、菩萨欲久住世，即以念顷衍作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劫；欲少住世，即以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劫，缩为念顷。如小儿看灯中走马，计其多寡首尾，了不可得，是称法行。是故若

证如是不思议行者，一念之中，三世诸佛净土摄入无余，是谓菩萨庄严净土之行。以无思智照之可见，非是情量所能猜度。何以故？以自性超一切量故。

西方合论卷之六(终)

西方合论卷之七

第七往生门

夫究竟涅槃，唯除如来。二乘破有执空，假名寂灭；菩萨发真无漏，分破无明。何况劣根浅解，大海一滴，辄逞狂慧，断无后有，以恣情为游戏，以修行为缠缚，自杀杀他，何异酖毒。如佛在时有一比丘得四禅，生增上慢，谓得阿罗汉，不复求进。命欲尽时，见有四禅中阴相来，便生邪见谓无涅槃，佛为欺我！恶邪生故失四禅中阴，便见阿鼻泥犁中阴相，命终即生阿鼻地狱。此等犹是坐禅持戒，一念妄证，遂沈黑狱。而今禅人得少为足，荡心逸轨，其恶报又不知当如何也。古人云：「不生净土，何土可生？三祇途远，入余门者，多有退堕。」是以古今圣流，皆主张此一门。今略示六种，以定指南：

一、菩萨生人中者。

二、菩萨生兜率天者。

三、菩萨生长寿天者。

四、菩萨生界外者。

五、菩萨初发心时生如来家者。

六、菩萨三祇行满生十方世界利益一切众生者。

一、菩萨生人中者，如《般若经》云：「有菩萨人中命终，还生人中者，除阿毘跋致，是菩萨根钝，不能疾与般若波罗蜜相应，诸陀罗尼门、三昧门，不能疾现在前。」夫人中火宅，百苦相缠，唯大菩萨处之则无染累，如鹅入水水不令湿。若诸小菩萨，非深种善根，尺进丈退，何由得诸三昧？如舍利

弗千六十劫行菩萨道，欲渡布施河时，有乞人来乞其眼，舍利弗出一眼与之，乞者得眼，于舍利弗前瞋之，唾而弃地，又以脚踏。舍利弗思惟言：「如此弊人等，难可度也，不如自调早脱生死。」思惟是已，于菩萨道退回小乘。又如飞行仙人，以王夫人手触，神通顿失。迦文往因，以欢喜丸媚药，[目*匿]就淫女。贤圣犹尔，何况初心。岂若一念阿弥，三昧疾现；寄质莲邦，永离贪欲者哉！论曰：「菩萨以不见现在佛故心钝。」即知菩萨常当近佛，以近佛根利，疾得般若故。

二、菩萨生兜率天者，为一生补处菩萨，皆生兜率；菩萨欲随下生者，亦生彼处。《十疑论》曰：「兜率天宫是欲界，退位者多，又有女人，长诸天爱欲，天女微妙，诸天耽玩自不能舍；不如阿弥净土，纯一大乘清净良伴，烦恼恶业，毕竟不起，遂致无生之位。如师子觉菩萨生彼，为受天乐，从去已来，总不见弥勒。诸小菩萨尚着五欲，何况凡夫。」又《弥勒上生经》得入正定，方始得生，更无方便接引之义。是则兜率内院，尚不求生，何况欲界诸天妙欲之藪，岂有需饮而入焦石之乡，避溺而沈大海之底者哉。

三、菩萨生长寿等天者，《智度论》曰：「菩萨无方便入初禅，乃至行六波罗蜜，无方便者入初禅时不念众生，住时起时不念众生，但着禅味，不能与初禅和合行般若波罗蜜，是菩萨慈悲心薄故，功德薄少，为初禅果报所牵，生长寿天。」长寿天者，非有想非无想处，寿八万大劫。或有人言，一切无色定通名长寿天，以无形不可化故，不任得道，常是凡夫处故。或说无想天名为长寿，亦不任得道故。或说从初禅至第四禅，除净居天，皆名长寿，以着味邪见，善心难生故。如经中说：「佛问比丘：『甲头土多，地上土多？』」诸比丘言：『地上甚多，不可为喻。』」佛言：『天上命终还生人中者如甲头土，堕地狱者如地土。』」何以故？以本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或于禅中集诸福德，方得还生人中，闻佛法故。若是最初发心求生净土，即常得闻法，直至不退，岂有如是等过。

四、菩萨生三界外者，有二种：一、二乘三种菩萨，折伏现行烦恼，舍分段而生界外，悲智狭劣，于严土利他，不生喜乐，为如来所呵。若不回心行六度等行，毕竟不入大乘智海。二、法身菩萨，如《般若经》：「佛告舍利弗：『有菩萨摩訶萨，得六神通，不生欲界。色界。无色界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诸佛。舍利弗！有菩萨摩訶萨，游戏神通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所至到处，无有声闻、辟支，乃至无二乘之名。舍利弗！有菩萨摩訶萨，所至到处，其寿无量。』」释曰：「菩萨有二种：一者生身菩

萨；二者法身菩萨。法身菩萨，断结使得六神通；生身菩萨，不断结使，或离欲得五神通。得六神通者，不生三界，所至世界皆一乘清淨，寿无量阿僧祇劫，菩萨生彼，为乐集诸佛功德故。」当知，菩萨具六神通，方得生彼，甚为希有。凡夫往生者，以佛力故，又则念力不可思议，以念念中具六神通故。

五、菩萨初发心时生如来家者，为上上根人，顿示本智，初心创发，十住位上，即与佛同。如《华严经》有一髻菩萨，经百千亿那由他劫行六波罗蜜，不生佛家，犹是假名菩萨。以虽见佛性，未彰智业。长者《决疑论》云：

「初发心住明，以从禅定，显得根本空智慧门，无明始谢，智慧始明，初生如来智慧之家，名住佛所住故，得忆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门法门。以此见道，无古今中边等见，经历五位，炼磨习气，增长慈悲，名为修道。故言初发心时便成正觉，方可修道。如善财南行，求诸胜友，皆云：『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』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，不云增长佛道？为根本智以定显得，无作无修，但学菩萨行，根本智自明自显，若不得正觉之体，诸行并是无常，皆是人天有生死业报也。」又云：「经此现生一生发心相应时，得以正智于分段身观行心成，兼修善业，来生入变易身。以今生分段之身，是过去作业；今身以智修观行业，来生得神通变化生也。」如十善业，尚生天上得业报神通；如龙大力鬼，尚以无明恶业犹有神通，何况道眼开敷，慈善根力，使智神用一生作意，而于来世不获大用神通者也。《宗镜录》曰：「初心成佛者，非谓不具诸功德。如经说普庄严童子，一生得闻善熏习，二生成其解行，三生得入果海。同一缘起，而此三生只在一念。犹如远行，到在初步。然此初步之到，非谓无于后步，明此童子得入果海，非不久植善根。问：『既久修始得，云何言一念得耶？』答：『言久修善根者，即在三乘教摄，从三乘入一乘，即是一念始修足。故经云：『初发心时，便成正觉。』譬众川入海，纔入一滴，即称周大海，无始无终。若余百川水之极深，不及入大海之一滴；即同三乘中修多劫，不及一乘之一念。又此时劫不定，或一念即无量劫，如十玄门时处无碍。又大乘明一念成佛有二：一者会缘以入实性，无多少故，明一念成佛。二者行行纔满，取最后念，名为一念成佛，如人远行以后步为到。若一乘明一念成佛者，如大乘取后一念成佛，即入一乘，以后即初，初念即是成。何故？以因果相即，同时相应故。然一念成者，即与佛同位，未具究竟，故复有浅深之殊。如人始出门，及以久游行他土，虽同在空中，而远近有别。是故十信十住等五位，各各言成佛，而复辨其浅深，此中须善思之。』」若二大士言，即知禅门悟达之士，

不得废一切行，销磨无始结习也。夫居此浊恶，进一退万，若不近佛，垢腻交集，行何由成？如善财初发心悟道时，德云比丘教以忆念一切诸佛法门；及入弥勒阁后，普贤菩萨为发十大愿王，导生极乐，此是一切如来入道榜样。《华严》所说一真法界门，不同余教有权有实，是经不信，即真阐提。虽使释迦赞叹，普贤劝进，弥勒作证，亦末如之何也已矣！

六、菩萨三祇行满，生十方世界利益一切众生者，菩萨功德成满，自然有不思议业，能现十方利益众生。《起信论》曰：「证发心菩萨于一念顷，能至十方无余世界供养诸佛，请转法轮，唯为开导利益众生，不依文字。或示超地，速成正觉，为怯弱众生故；或说我于无量阿僧祇，当成佛道，为怠慢众生故。而实菩萨种性根等，发心则等，所证亦等，无有超过之法，以一切菩萨，皆经三阿僧祇劫故。」如《智度论》言：「释迦世尊，从过去释迦文佛至尸弃佛，为初阿僧祇；从尸弃佛至然灯佛授记时，为二阿僧祇；从然灯佛至毘婆尸佛，为三阿僧祇。」《婆沙论》叙三阿僧祇劫修六度行，百劫种相好因，然后获五分法身。唯识谓地前历一僧祇，初地满二僧祇，八地至等觉，是三僧祇，然后获究竟法身。

难曰：「长者《合论》皆云：不离一念历阿僧祇。何得执定永劫，乖第一义。」

答曰：「长者但言三祇本空，时体不可得，非是无时。如人眼耳鼻舌身现在，说六根本无，不是废却六根言无也。譬如小儿见水中月，心生爱着欲取而不可得；智者教言是可眼见，不可手捉。但破可取，不破可见，诸佛菩萨三世行业亦然，虽一切不可得，而非是无行。且如龙树、马鸣二大菩萨，皆是禅门传衣之祖，岂肯自诳诳他，误赚后来。当知生死事大，非是一知半行，所能唾出。《智度论》曰：『有菩萨利根心坚，未发心前久来集诸无量福德智慧，是人遇佛闻是大乘法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实时行六波罗蜜，入菩萨位，得阿鞞跋致地。所以者何？先集无量福德，利根心坚，从佛闻法故。譬如远行，或有乘羊而去，或有乘马而去，或有神通去者。乘羊者久久乃到，乘马者差速，乘神通者发意顷便到。如是不得言发意闻，云何得到神通相尔？不应生疑。菩萨亦如是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即入菩萨位。有菩萨初发意，初虽心好，后杂诸恶，时时生念我求佛道，以诸功德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人久久无量阿僧祇劫，或至或不至，先世福德因缘薄，而复钝根心不坚固，如乘羊者。有人前世少有福德利根，发心渐渐行六波罗蜜，若三若十，若百阿僧祇劫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如乘马者必

有所到。第三乘神通者，如上说。』是知：渐修顿证各各不同，菩萨欲取佛位，无骤至者。故先德云：『虽齐佛觉，未逮极果非为究竟。』」是故悟达之士，决当求生净土，如法修行免致退堕；俟忍力坚固，入世利生，方为究竟佛果故。

西方合论卷之七(终)

西方合论卷之八

第八见网门

夫一切迷情，依诸见起，履之则为稠林，溺之则为热海。如蚕作茧，即住处为受缚之因；似蛾赴灯，依光明作丧生之本。故先达云：「行起解绝。」所以将趋圣室，先入普贤之门；欲修正因，首割邪见之网。今约诸家负堕，略分十则。无法可舍，是见必诃。抛家荡子，惯怜羁旅之人；落第寒生，备识穷途之苦。幸顺佛言，莫依魔教。

一、断灭堕。 二、怯劣堕。 三、随语堕。

四、狂恣堕。 五、支离堕。 六、痴空堕。

七、随缘堕。 八、唯心堕。 九、顿悟堕。

十、圆实堕。

一、断灭堕者，有二种：一、诸儒生滞现在身，疑未来断灭；二、新发意学人执空相，疑一切断灭。此等尚不信有生，云何信往生及净土等事。今为略释：

一、释儒生等者，《楞严经》「佛告波斯匿王：『汝今自伤发白面皱，其面必定皱于童年。则汝今时观此恒河，与昔童时观河之见，有童毫不？』王言：『不也。』佛言：『大王，汝面虽皱，而此见精，性未曾皱。皱者为变，不皱非变。变者受灭，彼不变者，元无生灭。云何于中受汝生死，而言此身死后全灭？』」《智度论》：「问曰：『人死归灭。灭有三种：一者火烧为灰；二者虫食为粪；三者终归于土。今但见其灭，不见更有出者受于后

身，以不见故，则知为无。』答曰：『若谓身灭便无者，云何有众生先世所习忧喜怖畏等，如小儿生时或啼或笑，先习忧喜，故今无人教，而忧喜续生。又如犊子生知趣乳；猪羊之属，其生未几，便知有牝牡之合。子同父母，好丑贫富聪明闇钝各各不同，若无先世因缘者，不应有异。如是等种种因缘，知有后世。又汝先言，不见别有去者。人身中非独眼根能见，身中六情，各有所知。有法可闻可嗅可味可触可知者，可闻法尚不可见，何况可知者。有生有死，法亦可见亦可知，汝肉眼故不见，天眼者了了能见，如见人从一房出入一房，舍此身至后身亦如是。若肉眼能见者，何用求天眼，若尔者天眼肉眼愚圣无异，汝以畜生同见，何能见后世。可知者，如人死生虽无来去者，而烦恼不尽，故于身情意相续，更生身情意，身情意造业，亦不至后世，而从是因缘，更生受后世果报。譬如乳中着毒，乳变为酪，酪变为酥。乳非酪酥，酪酥非乳，奶酪虽变，而皆有毒。此身亦如是。今世五众因缘故更生后世，五众行业相续不异故而受果报。又如冬木虽未有华叶果实，得时节会则次第而出，于是因缘故，知有死生。复次现世有知宿命者，如人梦行疲极，睡卧觉已，忆所经由。又一切圣人，内外经书，皆说后世。复次现世不善法，动发过重，生瞋恚嫉妬疑悔，内恼故身则枯悴颜色不悦，恶不善法，受害如是，何况起身业口业。若生善法净信业因缘，心清净得如实智慧，心则欢悦，身得轻软颜色和悦。以有苦乐因缘，故有善不善；今定有善不善故，当知必有后世。但众生肉眼不见，智慧薄故而生邪疑，虽修福事，所作浅薄。譬如药师，为王疗病；王密为起宅，而药师不知。既归见之，乃悔不加意尽力治王。复次圣人言今现在事，实可信故；说后世事，亦皆可信。如人夜行险道，导师授手；知可信故，则便随逐。比智及圣人语，可知定有后世。汝以肉眼重罪，比智薄故，又无天眼，既自无智又不信圣语，云何得知身后。』」如宣圣言费隐，则言鬼神德盛，明明说道武周达孝，唯在识鬼神之情状，事死如事生处，而考亭先生，曲为解说，归之二气。何其敢于诬先圣、疑后来耶？且稗官野史不足论，如彭生为豕，伯有为厉。刘聪为遮须国王，蒋济之子乞官于泰山令，则正史也。玄鸟生商，帝武肇周，则正经也。雀化蛤，田鼠化鴽，鹰化鸠，则正令也。一微尘识所知几何，拟欲蛙嫌海量，萤掩日光，侮圣褻天当得何罪？又谈者恒言：「非人所经历，及道理不可信者，即不足凭。」如日月度数及五星往来，非人所得经历也，天不来此、人亦不往彼，何以推测皆验？又天何为高，地何为卑，风何为起，云何为行，春何为生，秋何为杀，此有何道理可凭？胎中之根，无知而转；字母之乳，无因而出，此有何道理可凭？微而至于一毛一尘，一草一木，若有

毫头许道理可凭，幸为指出；不过常见故则常之，此常见者，亦复无理；是故不应以不见故而疑往生。

二、释学道执空相者，论曰：学人闻说空，于生死业因缘中生疑。若一切法毕竟空，无来无去，无出无入，云何死而有生？现在眼见法尚不应有，何况死后复生余处？不知佛法中诸法毕竟空，而亦不断灭；生死虽相续，亦不是常。无量阿僧祇劫，业因缘虽过去，亦能生果报而不灭，是为微妙难知。若诸法都空，佛不应说往生，何有智者前后相违。若生死相实有，云何言诸法毕竟空？但为除诸法中爱着邪见颠倒故说毕竟空，不为破后身；又为遮罪业因缘故，说种种往生。佛法不着有，不着无有；无亦不着，非有无亦不着；不着亦不着。如是人则不容难，如以刀斫空则无所伤，是为毕竟空相。毕竟空不遮生死业因缘，是故说往生。此疑甚浅，少有知者，皆能断之。以世间人作此见最多，故首破之，为是求往生者之第一障难故。

二、怯劣堕者：一、疑结习浓厚；二、疑念力轻微；三、疑万亿刹远。

一、疑结习浓厚者，凡夫但知业力，不知业性空故；所以若众生业性实者，尽虚空界，亦无容受处。如黑云障空，风至则灭；若云实者，吹亦不去。虚空喻性，黑云喻业，念佛喻风。又则业性即是法性，力用至大，以结使故神力不现。如乌刍瑟摩，闻空王佛说多淫人成猛火聚，却后遍观四支百骸诸冷暖气，神光内凝，化多淫心成智慧火。夫同一热恼，方其淫成大火聚，及其离成大宝焰；若淫性实者，云何是中而得三昧？是故迷成则处胎狱；念成即入莲胞。以胎性即是化性，非从外来；如浊水中清，非外来故。

二、疑念力轻微者，众生愚昧，信有形之行业大，不信无形之念力尤大。何故？念力是行业根，一切事业非念不成。如人造罪，无心造者，重得轻报；有心造者反是，以念力重故。如人无记时，流俗鄙事，耳提面嘱，亦复不记；若心在者，种种难记之事，一入耳根，终身忆持不忘，以念力坚固。苏子瞻曰：「佛以大圆觉，充满十方界；我以颠倒想，出没生死中。」云何以一念，得往生净土？我造无始业，本从一念生；既从一念生，还从一念灭。生灭灭尽处，则我与佛同。如投水海中，如风中鼓橐，虽有大圣智，亦不能分别。《净土决》云：「人之念头，所系最急，如水之必赴海，如火之必炎上，如利刃之必伤，如毒药之必杀，无空过者，念佛之念亦复如是。」如淫男子淫念坚故，化为猛焰延烧神庙。又如月光童子观想水故，弟子窥屋唯见清水。又如僧清辩与外道论议，外道坚执己见忽化为石，清辩犹书目于石

上，明日往视之，亦有答辞，久之忽自破碎，而吼声于空中。是等皆以念力坚猛，无因变化，云何念佛而佛不现？当知念力是一切法中之王，如摩诃那伽大力勇士，怒时额上必生疮，疮若未合，遍阎浮提人无敌者故。

三、疑亿万刹远者，凡夫执定十万亿刹，意谓快马疾帆日不千里，云何刹那得生彼处？不思国土远近者，从分段身计度生，从肉眼生。此往生者，为是分段身耶？为是周遍含容之心耶？若分段身者，身是顽质，云何得生？若心生者，心周沙界，净土原在心中，焉有往来。如人在长安思乡，或闽或滇，随念即至，岂有程途。又如人梦时身虽在床，而心意识遍至他方。无功居士曰：「极乐去此十万亿刹，凡夫命终顷刻即至者，盖自心本妙耳。」故《楞严》云：「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随处灭尽。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；因缘别离，虚妄名灭。」以此推之，当命终时，染浊缘离故，娑婆当处幻灭；清净缘合故，极乐当处幻生。此灭彼生间不容发，亦何顷刻之可论。往余乡有人能致乩仙，乩仙者即其兄也。后赴选京师，余兄等有所卜，其人虞地远不能赴，不得已书符宣词，少顷即至。此等是业系，尚如是速疾，何况不思议念力，仗阿弥陀本愿功德，顺水张帆，有何障难。是故念佛之人，应当遣此三疑。若不遣者，是真结习浓厚，是真念力轻微，是真十万程远。如人欲出门而自局其钥，是自不欲出，非无门过。

三、随语堕者，六祖言：「东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国？」庞居士云：「事上说佛国，此去十万里；大海渺无边，动即黑风起。」因此一辈无知，传虚接响，谓净土不足修，自障障他，深可怜悯。夫论宗门提唱，尚不言有佛，何况佛国；为欲破相明心，是非俱划。如吹毛利刃，执则伤手；金刚栗棘，岂是家常茶饭。且宗门中，此等语句甚多，若一一执之，释迦老子出世，将真以饲云门狗子乎！又古德云：「如何是佛？干屎橛。」果尔则凡见粪车粪檐溷厕，应当一一礼拜供养。《弥陀疏钞》曰：「西方去此十万亿土，《坛经》言十万八千者，是错以五天竺等为极乐也。」此语近是，为六祖未阅大藏，闻人说西方，即以为五天竺者有之。教中分明言：极乐国三毒不生，得不退转。今言西方造罪，求生何土？此亦一证也。然宗门中，此等一期之语最多，亦不足辩。噫！学人果能顿悟顿修，解行相应，如六祖投金汉水，游戏生死中；如庞老虽不求生，亦何害于生哉。

四、狂恣堕者，有等魔民专逞狂慧，不肯持戒修行，妄引经中相似语言，如「烦恼即菩提、淫怒痴即梵行」之类，随语生解，随解发毒。果如彼说，迦

文悟道，应亲宝女；阿难淫舍，何须提[将/女]；六祖初随猎人，尚未受戒，何苦但食肉边菜也。经云：「尚无不杀不盗不淫，何况更有杀盗淫事。」岂有闻人呵沈水香，便谓应住坑厕者也！昔五天有僧达磨达者，有辩慧，师事师子尊者；尊者知其悟解，对众称之。至传法嗣祖，则以授婆舍斯多。磨达心恨之曰：「尊者盖知我之深，何故嗣位不以见授？」一日独行度水，有女子浣露其足，磨达念曰：「此胫白皙乃尔。」尊者忽在旁曰：「今日之心，可授祖位乎？」磨达于是摄念，礼足求哀。即一淫戒，余行可例。《般若经》曰：「罪不罪不可得故，应具足尸罗波罗蜜。」释云：「罪不罪不可得者，非为邪见粗心言不可得。菩萨深入诸法相，行空三昧，慧眼观故，罪不可得；罪无故，不罪亦不可得。若人贪着无罪，见破戒罪人则轻慢，见持戒善人则爱敬，如是持戒，是名起罪因缘，不名具足。」故知住戒即破，何况弃毁。戒执亦戒，始名持戒。诸大经言梵行不可得等，皆即此义。永明曰：「带习尚被境牵，现行岂逃缘缚？犹醉象无钩，痴猿得树，奔波乍拥，生鸟被笼。是故菩萨，禀戒为师，常怀大惧。」又曰：「末代宗门中学大乘人，多轻戒律，所以《大涅槃经》扶律谈常，则乘戒俱急，故号此经为续常住命之重宝。何以故？若无此教，但取口解脱全不修行，则乘戒俱失。」故乘谓悟第一义，戒谓止一切黑业。祖师于此分四料简：一、戒急乘缓。以戒急故，生人天中，如箭射空，力尽还坠；以乘缓故，虽闻大法，如聋若哑。二、乘急戒缓。以戒缓故，生恶趣中；以乘急故，常闻大法。如华严会上，八部鬼神是也。三、乘戒俱急，则生人天中，而常闻大法。四、乘戒俱缓，则堕三恶道，而永不闻法。是故乘戒二法如车二轮，废一不可得。故龙树曰：「破戒之人，如清凉地而有毒蛇，不中澡浴；其家如冢，人所不到，失诸功德。譬如枯树，如田被雹，不可依仰。如大病人，人不欲近。譬如吐食，不可更噉。」菩萨如是苦口呵责，曾许人破戒不是？故千日学解，不如一日持戒，何得贪悟道之虚名，受泥犁之实祸，欺己诳人，枉遭王难。夫狂吠之人，无所不破，今独言戒者，以邪见恶火，首烧戒宝故。又则戒是净业之基，一切白法由戒生故。

五、支离堕者，多有法师，涉猎教典记注章句，执法身之假名，析名相之分齐，东缉西补，竟月穷年，弄比卢之画面，坐法界之排场，贡高我慢，得少为足。闻人念佛则曰：「此小乘中摄，妄想之一法。」或云：「教海义深，尔辈钝根，念此亦可。」或云：「此三藏中，为其藏摄。」或云：「此属何教，似坊上小儿鬪曲以多为胜。」各争己见，无实行履。如长爪梵志以论议力摧伏诸师，搪揆蹴蹋，无能制者；后至佛所作是念：「一切论可破，一切

执可转，是中何者是诸法实相？何者是第一义？何者性？何者相？不颠倒。」作是思惟已白佛言：「瞿昙，我一切法不受。」佛问梵志：「尔一切法不受，是见受不？」梵志答言：「瞿昙，一切法不受，是见亦不受。」佛语梵志：「汝不受一切法，是见亦不受，则无所受，与众人无异，何用贡高而生憍慢。」如是梵志不得答，自是服膺。是故当知，饥儿过屠门大嚼，止益馋心，无救枵腹。昔在江南，有一灵俐座主，为余辨析惟识，及示所得教中奥义，于诸名流注疏，多肆评驳。余问曰：「是可敌得生死不？」僧傲然曰：「有何生死可敌？」余曰：「是即是，但恐阎罗殿前，无译字生，不会座主语言三昧也。」此虽一时戏笑，亦大中讲席之病。奉劝少年开士，长篇短章，牵藤引蔓，口诵心忆，脑昏眼眯，究其效验，不过上几回座，讲几期经，受几个瞎汉礼拜；若无真实功行，唯添业债。何若一声阿弥，直登不退，事一功百。如昙谟最讲《涅槃》、《华严》，领众千人。为阎罗所呵云：「讲经者心怀彼我，以骄凌物，比丘中第一麤行。」即押付司。可为明戒。然有义解高流，因参教典，悟此西方不思议大事，以此自利利他，转益未来，燃长夜炬，功德无量，又何必惩噎废食，见蹶停驂哉！

六、痴空堕者，学道之人，稍窥法空，闻人念佛，即曰：「法离名字，若狗假名，转益虚妄。何故？文言尚空，何况名号。」答：「《法句经》曰：

『佛告宝明菩萨：「汝且观是诸佛名字，若是有，说食与人，应得充饥；若名字无者，定光如来不授我记及于汝名。如无授者，我不应得佛。当知名字其已久如，以我如故，备显诸法，名字性空，不在有无。」』《华严经》曰：『譬如诸法，不分别自性，不分别音声，而自性不舍，名字不灭。』

《群疑论》曰：『若言名字无用，不能诠诸法体，亦应唤水火来。故知筌蹄不空，鱼兔斯得。』称斯弘名，生实净土，何得言虚？天台智者曰：『世间有空行人，执其痴空，不与修多罗合，闻此观心而作难言：「观心是法身等，应触处平等，何故经像生敬，纸木生慢？敬慢异故，则非平等，非平等故，法身义不成。」』答：「我以凡夫位中，观如是相耳，为欲开显此实相，恭敬经像令慧不缚；使无量人崇善去恶，令方便不缚，岂与汝同耶？」』上都仪曰：『夫归命三宝者，要指方立相，住心取境，不明无相离念也。佛悬知凡夫系心，尚乃不得，况离相耶。如无术通人，居空造舍也。』《法华经》曰：『汝证一切智，十力等佛法，具三十二相，乃是真实灭。』南泉大师曰：『微妙净法身，具相三十二，祇是不许分剂心量。』若无如是心，一切行处乃至弹指合掌，皆是正因。百丈和尚曰：『行道礼拜，慈悲喜舍，沙门本事，宛然依佛勅，祇是不许执着。』《净土指归》曰：『圆顿行人，语

默动静，皆遵圣教，尽合佛心。若以念佛生心动念成妄想者，则息心无念，亦成妄想。』《楞严经》云：『纵灭一切见闻觉知，内守幽闲，犹为法尘分别影事。』若以念佛着有为患，则执空之人其患尤甚。永嘉云：『豁达空，拨因果，漉漉荡荡招殃祸。』若以外求他佛为未达，则内执己心，不达尤甚。长沙云：『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；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』若以别求净土为遍见，则执目前为净土者，其失尤甚。

《楞严经》说：『落魔道者，都指现前即为佛国，无别净居及金色相，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，男女二根即是菩提，弟子与师俱陷王难，迷惑无知，堕无间狱。』若以执有修证为权说者，执无修证堕落外道，其祸尤甚。

《楞严经》曰：『若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阴消、受阴明白，自谓已足，则有一分大我慢魔，入其心腑，谓三祇劫一念能越，心中尚轻十方如来，何况下位声闻、缘觉。不礼塔庙，摧毁经像，谓檀越言：「此是金铜、是土木，经是树叶或是迭华。肉身真常，不自恭敬，却崇土木，实为颠倒。」疑误众生，入无间狱。』是故当知，执空破相，皆是魔属。《智度论》曰：『譬如田舍人，初不识盐，见人以盐着种种肉菜中而食，问言：「何以故尔？」语言：「此盐能令诸物味美故。」其人便念此盐，能令诸物味美，自味必多，便空钞盐，满口食之，咸苦伤口。而问言：「汝何以言盐能作美？」人言：「痴人，此当筹量多少，和之令美，云何纯食？」无智人闻空解脱门，断诸善根，亦复如是。』思之思之，任尔一切空、生死空，争柰阎罗大王空不得何。』

七、随缘堕者，谓古人云：「随缘消旧业，任运着衣裳，但顺天真，万行自圆，举足下足，谁非净业，何用种种作为？」答：「先德问曰：『即心是佛，何假修行？』」答：『祇为是故，所以修行。』如铁无金，虽经锻炼，不成金用。贤首国师曰：『今佛之三身，十波罗蜜，乃至菩萨利他等行，并依自法，融转而行。』由众生心中有真如，体大相大用大，今日修行，引出法报身等，由众生心中有真如法性自无慳贪，今日修行，顺法性无慳，引出檀波罗蜜等。《涅槃经》佛告师子吼菩萨：『一切众生，皆有念心、慧心、发心、勤精进心、信心、定心，如是等法，虽念念灭，犹故相似相续不断，故名修道。乃至如灯虽念念灭，而有光明除破暗冥；如众生食，虽念念灭，亦能令饥者而得饱满。譬如上药，虽念念灭亦能愈病；日月光明虽念念灭，亦能增长草木树林。』《宝积经》曰：『若无正修者，猫兔等亦应成佛。』牛头融大师曰：『若言修生，则造作非真；若言本有，则万行虚设。』《长者论》曰：『若一概皆平，则无心修道，应须策修，以至无修。』慈愍三藏录

曰：『若言世尊说诸有为定如空华，如何勅诸弟子，勤修六度，万行妙因，当证菩提涅槃之果？岂有智者赞干闥婆城，坚实高妙；复劝诸人，以兔角为梯，而可登陟乎！』由此理故，虽有漏修习，是实是正。如达摩对梁武之言，为彼贪着有为，因病发药，何得以一期之语废佛道业。且诸经中所谓，不住相戒施等者，谓有而不住耳；有而不住故，作而无作。今以本无为不住，如下里乞儿向人言：『吾不以富贵骄人。』岂非梦语！又复执言无作者，将须槁心枯体，如铸金像等耶？抑犹酬酢应对，如常人耶？若酬酢应对者，应非无作；若言不乖无作者，观佛礼念，本自天真，岂应独乖。二义不成，即大妄语。是故当知随缘任运，非是无作；若无作是随缘者，蚓壤蛙泥，亦是随缘，何不成佛？错认祖机，执砾为玉，与市井儿所宗之无为教何以异哉！」

八唯心堕者，谓自性净土，即俗恒真，七宝瓦砾，一道平等，但净自心，何须分别？答：「汝言心净土净不须分别者，引汝入厕所中，能久住不？入死尸场，秽气熏灼，不掩鼻不？与疥癩脓血之人，能同应器及床褥不？若不能者，此相即是厌五浊相。若居住尚须净室，同游尚宜净侣者，此相即是忻净土相。忻厌炽然，何谓平等？纵汝难忍能忍，如上所说种种浊秽，不求远离，则诸蜚蝗鸦犬，亦能亲近，此种种物，岂皆得道？脱汝净秽俱离，依然取舍，于唯心义，亦不相应。是故当知，诸佛以唯心故，忻厌出生；以唯心故，说名平等；以唯心故，庄严佛土。若不唯心，岂能随念？若非平等，凡夫无分。秽尚不舍，何独舍净？舍既是心，取亦何乖？皆由不了佛旨，致斯妄执，但识惟心，疑义斯遣。」

九顿悟堕者，今世禅人皆云：「一超直入不落功勋，尚不求作佛，何况往生？」答言：「不求作佛者，舍身之后，将灰断永灭耶？抑尚受后有耶？若受后有者，为生净土耶？为生三界耶？若居三界，即不如净土；若净土者，即同往生。又先德曰：『夫善知识者，虽明见佛性与佛同等，若论其功未齐诸圣，须从今日步步资重。』又云：『未悟而修，非真修也；唯此顿悟渐修，既合佛乘，不违圆旨。如顿悟顿修，亦是多生渐修，今生顿熟，此在当人时中自验。』若所言如行、所行如言，量穷法界之边，心合虚空之理；八风不动，三受寂然，种现双销，根随俱尽，譬诸无病，不应服药。如或现行，未断烦恼，习气又浓，寓目生情，触尘成滞，虽了无生之义，其力未充，不可执云：『我已悟了烦恼性空，若起心修，却为颠倒。』然则烦恼性虽空，能令受业；业果无性，亦作苦因；苦痛虽虚，祇么难忍。如遭重病，病亦全空，何求医人，遍服药饵？祖师云：『将虚空之心，合虚空之理，亦

无虚空之量，始得报不相酬。』汾阳无业禅师云：『如今天下解禅解道，如河沙数；说佛说心，有百千万亿。纤尘不尽，未免轮回；丝念不忘，尽从沦坠。』如斯之类，尚不能自识业果，妄言自利利他，自谓上流并他先德，但言『触目无非佛事，举足尽是道场』；原其所习，不如一个五戒十善凡夫，观其发言，嫌他二乘十地菩萨。且醍醐上味，为世所珍，遇斯等人，翻成毒药。假使才并马鸣，解齐龙树，只是一生两生，不失人身，临命终时，一毫圣凡情量不尽，纤尘思念未忘，随念受生，轻重五阴，向驴胎马腹裹托质，镬汤炉炭裹烧煮，从前记持忆想见解，一时失却，依旧再为蝼蚁，从头又作蚊虻，虽是义因，而招恶果。圆悟和尚曰：『生死之际，处之良不易，唯大达超证之士，一径截断则无难。然此虽由自己根力，亦假方便。于常时此小境界，转得行打得彻，践履将去，养得纯熟，到缘谢之时，自然无性畏。是故古德坐脱立亡，行化倒蛻，能得勇健，皆是平昔淘汰得净。香林四十年，得成一片；涌泉四十年，尚有走作；石霜劝人休去歇去，古庙香炉去。永嘉云：「体即无生，了本无速。」盖兢兢业业，念兹在兹，方得无碍自在。既舍生之后得意生身，随自意趣后报悉以理遣，不由业牵，所谓透脱生死者耶。』当知诸大师密密履践，祇是图个生死好处。路虽不同，期于终净一也。往有狂僧自负见地，余问之曰：『汝信得出家不？信得身在长安不？』僧愕然曰：『恶得不信？』余曰：『汝梦中，或梦未出家时，见父母兄弟时，或为稚子嬉戏时，是时知身在客不？』僧曰：『不知。』余曰：『论汝信得出家及与行脚，可是极明极彻，汝见道明白，当不过此；然纔到枕上，返僧为俗，易客为家，已自不知，何况生死长夜，靠汝此子见地，焉能保其不颠倒也？』时僧悚然。」

十圆寔堕者，谓华藏世界一刹一尘，具含无量国土，本无净秽，焉有往来。故长者言：「西方净土是权非寔，以情存取舍，非法界如如之体故。」答：「若约真论，则华藏世界亦是权立，何独西方。如论中言理智无边，名之为普；知随根益，称之曰贤；是普贤菩萨亦权也。文殊师利是自心善简择妙慧，觉首、目首等菩萨，是随信心中理智现前，是文殊菩萨等亦权也。又如此方圣贤，尼父、颜渊等，论中皆云此是表法，本无是人，是一切贤圣皆权也。今试定量：文殊普贤及与此方贤圣，权耶实耶？若言权，则现有其人及诸遗言往行；若言实，则是长者诳凡灭圣，犯大妄语。于此辩得，西方亦入刹尘，刹尘亦含西方，岂有权实。又若论中云：『莲华藏体是法身随行无依住智体之所报得；宫殿，总大悲含育之所报得；楼阁，即是智照观根顺悲济物之所报得；其地金刚平等，自性法身之所报得；摩尼庄严，法身戒体随行

报得；金刚轮围山，大悲戒防护之业之所报得；众华，庄严万行利生开敷之所报得；宝树，建行利生覆荫含识之所报得。但业不相应者，同住居而不见；犹如灵神及诸鬼趣，与人同处，人不能见。』若尔，则所谓华藏世界者与汝所见之刹尘，同耶？异耶？若云同者，目连、鹞子视听尚隔；若云异者，何名一真？又如僧灵干，志奉《华严》，作华严观及弥勒天宫观，至于疾甚目睛上视，若有所见。童真问之，答曰：『向见童子引至兜率天宫，而天乐非久终堕轮回，莲花藏是所图也。』言终气绝，须臾复苏，真问何所见。干曰：『见大水遍满，花如车轮，而坐其上，所愿足矣。』言终而逝。故清凉国师云：『观行则天童迎，而大水弥漫，此与西方往生，为同为别？』」是故当知，漏卮勺海，萤火焚山，徒益疲劳。诸有智者，不应如是分别。

(谓娑婆在华藏十三层者，乃凡人之报土，非佛之净土也。长者所论之华藏，与灵干所生之华藏，皆是佛之报土，凡人所同住，而不见者也。)

西方合论卷之八(终)

西方合论卷之九

第九修持门

夫积劫情尘多生爱海，似蚀剑之苔花，若吞珠之泥绣，无砺不吐，去垢方明；欲得心净，除非秽灭。悟者常须觉观，迷人勤加折伏。其或爱锁贪枷，亦当恻年惜月。孔子曰：「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。」今欲一生超僧祇之果，十念摄亿万之程，岂是龕见浮思、结心尘口所能超越？不[拚-么+云]一忍，空累多生，如法而修，免堕魔网。

一、净悟门。 二、净信门。 三、净观门。

四、净念门。 五、净忏门。 六、净愿门。

七、净戒门。 八、净处门。 九、净侣门。

十、不定净门。

一、净悟者，行者欲生实净土，当真实参究，如法了悟。何故？悟是迷涂导师，如人入暗，当燃灯炬；悟是净国图引，如人行远，当识邮程；悟是诸行领首，如人冲坚当随将帅。一者、悟能了知即秽恒净，不舍净故。二者、闻净佛国土不可思议，不怯弱故。三者、知毕竟空中因果不失，止一切恶法，不更作故。四者、知彼土不去不来，此亦不去不来故。五者、悟佛身量遍满虚空，众生身量亦遍满虚空。如地狱业力，一人亦满，多人亦满故。六者、闻阿僧祇劫无量诸行，如人说弹指顷事，不惊怖故。七者、修十善三福，不住人天故。八者、如觉后忆梦中事，不作有无解故。九者、如眼见故乡，信不信不可得故。十者、知法无我，顺性利生，直至成佛，无疲厌故。菩萨入此门已，成就白法，随意得生。是故《观经》上品云：「深解义趣，于第一义，心不惊动。」《疏》云：「第一义者，谓诸法实相，言语道断心行处灭。」又上品六念义云：「安心不动，名之为念。」《钞》曰：「第一义理悉不为二边所动，通名为念。」故西方，如韦提希、善财、龙树等，以入地往生；此方，如远公、智者、永明等，以证悟往生。一切经论中广载，不能具录。论中或有言生彼求悟者，为中下人说；至言悟自己佛不必求生，此则为十地菩萨以上说。若云悟第一义，诸结使未断者皆不求生，则如龙树、永明等，亦为捏目生花，无事多事矣！

二、净信者，《智度论》曰：「若人心中有信清净，是人能入佛法；若无信，是人不能入。譬如牛皮未柔，不可屈折，无信人亦如是。又经中说信为手，如人有手入宝山中，自在能取；若无手不能取，信亦如是。」昔王仲回问无为子曰：「如何念佛，得无间断？」无为子曰：「一信之后，更不再疑，即是不间断也。」仲回欣跃而去。未几得生，还来致谢。是故若人修行未能顿悟，当深植信根，不惊不动。一者、信金口诚言，决定当生故。二者、信自心广大，具有如是清净功德故。三者、信因果如形影，决定相随故。四者、信此身形识，及一切世界建立，如阳焰空花无所有故。五者、信五浊恶世，寒热苦恼，秽相熏灸，不容一刻居住故。六者、信一切法唯心，如忆梅舌酸故。七者、信念力不可思议，如业力故。八者、信莲胞不可思议，如胞胎故。九者、信佛无量身、无量寿、无量光，不可思议；如蚊子身、蜉蝣岁、萤火光，同一不思议故。十者、信此身决定当死故。若人具有如是信根，举足下足无非念佛。故知信之一字，通上中下；但信有大小，若无甚深信力，如无羽之鸟，决定不得飞故。

三、净观者，众生无始垢秽，遍一切法，如面入沙，似金在矿。修净业者，当加种种观行磨练习气，为白法之垣坛，作往生之津梁。一、净观，谓观佛

相好，如《十六观经》所说故。二、不净观，谓观身心不净、器世界不净，生厌离故。三、无常观，谓观一切法无定，如一美色，淫人观之为乐；妬妇观之为苦；观行人观之，种种恶露；异类观之，如土木故。四、和合观，谓观是身是世界，是见闻觉知，如积木为屋，积土为垒，积杂彩为画，无实体故。五、对治观，谓观自身何结最重，当用何法对治？如轻冷苦涩药草饮食等，于热病中为药，于余病非药；轻辛甘热药草饮食等，于冷病中为药，于余病非药。如是观察对治故。六、惭愧观，谓观一切众生无量劫来，与我互为父母兄弟姊妹男女，递相淫毒曾不觉知；如梟獍杀父母，牛羊鸽雀配其亲属，彼不自知，而人观之，惭愧讥笑。诸佛菩萨见于我等，交后如是，是故当生大悔恨故。七、念念观，谓观一切时中，几许忆念佛心，几许利生心，几许垢净沈掉心故。八、平等观，谓观一切色一色，无好丑故；一切声一声，无誉毁故；一切受一受，无恩仇故；一切义一义，无浅深故。九、微细观，谓观佛念法念，起于何来，去于何往故。十、法界观，谓观一毛一尘，一草一木，皆具有无量净佛国土故。行者若行诸观时，以第一净观为主，余九为伴；如石中觅珠，若不破石，无缘得珠故。

四、净念者，念佛之法，名一行三昧，惟在决定，若不得念即有散漫，三昧不成。一、摄心念，谓一切处，摄念不忘，纵令昏寐，亦系念而寝，不隔念、不异念故。二、勇猛念，如好色人闻淫女所在，高厓深涧磷途虎窟，必往不怯故。三、深心念，如大海深广，必穷其底，觉路遥遥，不竟不休故。四、观想念，谓念念中，见三十二相、八十随形好故。五、息心念，谓息一切名心、官心、欲心、世间心、贪恋心、贡高心、遮护心、人我是非心，念佛故。六、悲啼念，每一想佛，身毛皆竖五内若裂，如忆少背之慈母，及多慧之亡儿故。七、发愤念，如落第孤寒负才寂寞，每一念及殆不欲生故。八、一切念，谓见闻觉知及与毛孔骨髓，无一处不念佛故。九、参究念，谓念佛一声，便念此声落处故。十、寔相念，谓不以有心念，不以无心念，不以有无心念，不以非有无心念故，是为上品念佛门。若如是念佛者，现生必得见佛。

五、净忏者，经云：「前心起罪，如云覆空，后心灭罪，如炬破暗。」又云：「百年垢衣，可于一日浣令鲜净，是故欲除重障，当勤忏悔。」一、内忏，谓忏心意识不净因故。二、外忏，谓忏一切色一切声，一切不净法故。三、事忏，谓忏十八界、二十五有，八万四千种种尘劳结使，障学阿僧祇劫，见佛利生诸行业故。四、理忏，谓忏入道以来，所得往解、所学经论、所闻奥义、作止任灭等病，障佛无漏智故。五、过去忏，谓忏无始世界所作

黑业，如今生虽不偷盗，但所求不如意，即是盗业未尽；今生虽不邪淫，但值不随意眷属，即是淫业未尽；今生虽不谤法妄语，但言出人或疑信相半，即是谤法及妄语业未尽。于一切果中，察一切因，当知前生无恶不造，一一当忏悔故。六、未来忏，谓一切恶法即今便止，尽未来世，永不相续故。七、现在忏，谓忏现在世所有生老病死，种种苦业、种种烦恼业、举足下足业、起口动心业，一切微细不可称量业故。八、刹那忏，谓一念中，有九十刹那；一刹那有九百生灭，一生灭一忏故。九、究竟忏，谓等觉位中，有一分无明犹如微烟，究竟洗涤故。十、法界忏，谓法性中无我无人，普为十方过现未来一切众生忏故。若能如是真寔忏者，一切障碍，悉得消灭，不离道场，得见诸佛。

六、净愿者，《智度论》曰：「诸菩萨见诸佛世界无量严净，发种种愿。有佛世界都无众苦，乃至无三恶之名者。菩萨见已自发愿言：『我作佛时，世界无众苦乃至无三恶之名，亦当如是。』有佛世界七宝庄严，昼夜常有清净光明，无有日月，便发愿言：『我作佛时，世界常有严净光明，亦当如是。』有佛世界一切众生，皆行十善有大智慧，衣被饮食应念而至，便发愿言：『我作佛时世界中众生，衣被饮食亦当如是。』有佛世界纯诸菩萨，如佛色身三十二相，光明彻照，乃至无有声闻、辟支佛名，亦无女人，一切皆行深妙佛道，游至十方教化一切，便发愿言：『我作佛时，世界中众生亦当如是。』如是等无量佛世界种种严净，愿皆得之，以是故名愿受无量诸佛世界。问曰：『诸菩萨行业清净，自得净报，何以要须立愿然后得之。譬如田家得谷，岂复待愿？』答曰：『作福无愿，无所标立，愿为导御，能有所成。譬如销金，随师而作，金无定也。如佛所说，有人修少施福、修少戒福、不知禅法，闻人中有富乐人，或闻欲天色天，心愿乐者，命终之后，各生其中。菩萨亦如是，修净世界愿，然后得之。以是故知因愿受胜果。复次庄严佛界事大，独行功德不能成故，要须愿力。譬如牛力虽能挽车，要须御者能有所至。净世界愿亦复如是，福德如牛，愿如御者。』问曰：『若不作愿，不得福耶？』答曰：『虽得，不如有愿。愿能助福，常念所行，福德增长。』」

以是义故，修净佛国土者，当发大愿。一者、不为福由故愿，愿为一切众生荫生净土故。二者、不为眷属故愿，愿治一切如来家生净土故。三者、不为病苦故愿，愿医一切世间无明等疮生净土故。四者、不为转轮王故愿，愿转诸佛如来法轮，作大法王生净土故。五者、不为欲界故愿，愿离一切微妙五欲生净土故。六者、不为色界故愿，愿离一切禅着生净土故。七者、不为无

色界故愿，愿尽种种微细流注，证无量相好身生净土故。八者、不为声闻辟支故愿，愿以福智二严，饶益一切众生生净土故。九者、不为一世界千世界故愿，愿代无央数世界苦，拔一切世界众生生净土故。十者、不为阿僧祇劫千阿僧祇劫众生故愿，愿代无量无数阿僧祇劫众生苦，拔一切众生生净土故。若能如是发大愿者，最后刹那，决定当如普贤愿中所说。是故当知，愿为截苦海之舟航，导极乐之明师故。

七、净戒者，一切净法，以戒为址。如人作舍先求平地；如画师画诸山水，先治光明素练，然后着彩，戒亦如是。是故戒为诸善法之首，入净国之初门，若不持戒，如恶露敝女，欲入斋坛，无有是处。一、悭贪戒，谓行财命二施及与法施，无爱惜故。二、毁禁戒，谓五戒律仪戒，乃至无漏戒，满足持故。三、嗔恚戒，谓以忍调心及于身口，若遇恶口刀杖所加，但自思惟业因缘法，作偿负想、作导师想、作风寒冷热想故。四、放逸戒，谓生死险道无放身处，如人持满油钵行悬绳上，不得左右顾视，及生第二念故。五、散乱戒，谓守摄诸根，息诸缘影，如护风灯，如防生鸟故。六、愚痴戒，谓以智慧破诸迷闷，如作务人常借日光，若是长夜诸作皆废故；又如登览当用开目，若是盲人及与睡眠，诸山河大地，与无等故。七、憍慢戒，谓不应以才辩故贡高，不应以悟解故贡高，不应以净论故贡高；一切所得，如大地上尘，如镜面上垢，不应以此垢骄彼垢故。八、覆藏戒，谓一切处诸佛，一切处菩萨，一切处神明，无可覆故。如日中逃影，波中逃湿，沙中逃尘，无可逃故。九、无益戒，谓一切嬉戏事无益，一切诗文无益，一切尘缘无益，一切口解脱无益，当远离故。十、不住戒，谓如上持戒，但为生净土饶益众生，不求闻誉法，及诸人天二乘果故。菩萨如是行于净戒，则能摄诸众生，生于净土。何以故？一切众生，虽至冥顽，莫不钦仰戒德故。

八、净处者，学道之人，既有志出尘，应当舍诸恶处。若不舍者，应是厌离未极；若厌离未极者，应是忻净土未极。龙树曰：「菩萨心不贵转轮圣王人天福乐，但念诸佛，是故随心所重，而生佛土。」今小小适意处，尚不能舍，何况转轮圣王？如缚足欲行，系翅求飞，去住皆累，两心虚縈。一、繁华宣闾处当远故。二、歌楼酒肆处当远故。三、热焰熏灼处当远故。四、论除目及朝事处当远故。五、恩爱缠缚及熟游历处当远故。六、诗坛文社鬪章摘句处当远故。七、讥刺古今，较长竞短处当远故。八、讲无义味道学处当远故。九、义解家鬪名相，矜小智之处当远故。十、宗乘狂解，安谈顿悟，轻视戒律之处当远故。是等挠道与魔不异，是故当远。行者若离是诸处，一切道业，即当成辩。

九、净侣者，一切悟机非友不发，一切恶法非友不止；如车二轮，去一则蹶。是故世间文字诸戏论法，尚须同心印正，何况志求无上大道。《因缘经》曰：「譬如风性虽空，由旃檀林薝卜林，吹香而来，风有妙香；若经粪秽臭尸而来，其风便臭。不如净衣置之香篋，出衣衣香；若置臭处，衣亦随臭。」友亦如是。是以行道，求友者，当严别净秽。一、山林间适之友当近，能止躁心故。二、岩持戒律之友当近，能淡诸欲故。三、智慧广大之友当近，能出迷津故。四、总持文字之友当近，能决疑难故。五、寂寞枯槁之友当近，能恬进取故。六、谦卑忍辱之友当近，能销我慢故。七、直心忠告之友当近，能抑诸过故。八、勇猛精进之友当近，能速道果故。九、轻财好施之友当近，能破大慳故。十、仁慈覆物，不惜身命之友当近，能摧人我等执故。若无如是净侣，即当屏人独处，自办道业。以像设为师，以经论为侣，其他嬉戏之徒，宁绝勿通。如人园中虽无佳花，不植臭草，以无益赏心，徒增厌秽故。

十、不定净者，一切众生根器利钝不同，如上诸法皆是上根利器，方得具足，是故如来有异方便，开九品之门，分上中下修习三等。一者、或解义谛，未全伏惑，或不深解，但能诵读诸经故。二者、或但依语生信，或因他生信，或遇贫穷折辱生信故。三者、或观金像，或随意观一相故。四者、或晨朝十念百念，乃至千念故。五者、或但忏诸麤重习气，及十不善业故。六者、或为怖生死，发愿往生；或遇苦难，发愿往生，但不得作人天及诸福德愿故。七者、或但持八戒五戒，乃至但戒杀盗淫妄故。八者、一切喧场不能卒离，但时时生厌离心故。九者、于诸世法中人不能即断，但不随顺故。十者、如《观经》下品中说，或但临终十念故。如上诸法，但能至心受持一法者，皆得往生，唯不得疑信相参，若有疑者，一切诸行悉不成就。如人夜中独趋远道，不得生疑。是故众生闻法疑者，不如不闻。何以故？彼无闻者，但不闻法，非有障难，此则自作障难故。

西方合论卷之九(终)

西方合论卷之十

第十释异门

夫西方大旨，经中自明；净土要门，诸论具释。如天亲、智者、海东、越溪等，皆抉发幽微，举扬宗趣；近则云栖和尚，所著小本疏钞，条分类析，精宏渊博，真照夜途之长炬，截苦海之轻舟。诸师所发，已无余蕴。但诸经中，随时立教，逗根说义，时有差别，致生学者疑畏。今略为拈出，博采诸论，附以管见，会归一处，以便参攻。

一、刹土远近释。 二、身城大小释。

三、寿量多少释。 四、花轮大小释。

五、日月有无释。 六、二乘有无释。

七、妇女有无释。 八、发心大小释。

九、疑城胎生释。 十、五逆往生释。

一、刹土远近者，问：「大小本经，皆云西方去此十万亿刹，《观经》独云：『阿弥陀佛，去此不远。』二说谁正？」释：「以远近无定故，故言亦远亦近。何故？凡言某方者，某方至某方，至某方几城几刹者，是从色身建立；身相虚故，是故所计方向道里，亦皆不实，不得言谁近谁远。如滇人言燕地远，是从滇计故，燕实无远；齐人言燕地近，是从齐计故，燕实无近。又如十步之地，蚊子即远，大象即近，不应言远是实。何故？是地不当从蚁计故。亦不应言近是实。何故？是地不当从象计故。又则计十步者，亦非是寔，何故？是地既不从蚁不从象，亦不当从人计故。《智度论》曰：『随世俗所传，故说有方，方实不可得。』问曰：『何以言无方是方，亦有亦常？如经中说日出处是东方，日没处是西方，日行处是南方，日不行处是北方。日有三分合，若前合，若今合，若后合，随方日分，初合是东方，南方西方亦如是，日不行处是无分。』答曰：『不然。须弥山在四域之中，日绕须弥照四天下。鬻怛罗越日中，是弗婆提日出，于弗婆提人是东方；弗婆提日中，是阎浮提日出，于阎浮提人是东方，是实无初。何以故？一切方皆东方，皆南方，皆西方，皆北方。汝言日出处是东方，日行处是南方，日没处是西方，日不行处是北方，是事不然。』问曰：『我说一国中方相，汝以四国为难。以是故东方非无初。』答曰：『若一国中日与东方合，是为有边，有边故无常，无常故是不遍，以是故但有方名而无实。是则方所尚不可得，岂有程途？然亦不废方所及程途故，何故？以不当从阎浮提计，亦可即阎浮提计故。如日虽非东西出没，亦可言东出西没故。』」

二、身城大小者，问：「《声王经》曰：『阿弥陀佛与声闻俱，其国号曰清泰。圣王所住，其城纵广十千由旬。』《观经》曰：『佛身高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，眉间白毫右旋宛转如五须弥山，佛眼如四大海水。』今计一海八万四千由旬，四海合三十三万六千由旬。身过其眼五百六十万由旬，计所住城，尚少于眼三十二万六千由旬，何况其身，不应身城悬绝如是。」

释：「海东《疏》中，亦有此问。《疏》曰：『彼佛有众多城，随众大小城亦大小。大城之中，示以大身，小城之中，现以小身。《声王经》言「十千由旬」者，是与声闻俱住之城，当知佛身相当而住。《观经》所说身高大者，当知其城亦随广大，与诸大众俱住处。』故先德云：『《法华》中净光庄严土，唯演顿故；《净名》中众香佛土，纯菩萨故，所以彼佛但现高大之身。若瞻养土，顿渐俱谈，声闻菩萨共为僧故，故使佛示生身法身二种之相，三十二相，通于生法，大小共见；若八万相，局在法身，大乘贤圣，方得见也。』是故应以藏尘尊特之相得四益者，佛为称机现藏尘尊特身；应以八万尊特之相得四益者，佛为称机现八万尊特身；应以三十二尊特之相得四益者，佛为称机现三十二尊特身。如毘卢遮那，声闻视听，隔于对颜，不妨菩萨，更见大身。何故？佛身随所被机，大小如日，光随隙分大分小，而是日光无大小故。」

三、寿量多少者，经云：「彼佛寿命无量无边阿僧祇劫。」又云：「彼佛至般泥洹时，观世音菩萨乃当作佛。」既当入灭，即是有量。释：「先德云：

『藏通补处彰佛有量；别圆补处显佛无量。以十方三世一切如来，更无彼此，迭相见故；同一法身，一智慧故。菩萨机忘，如来应息，名补佛处，实异藏通，前佛定灭，后佛定生。故《金光明》四佛降室，《疏》乃释云：

「若见四佛同尊特身，一身一智慧，即是常身，弟子众一故；若见四佛佛身不同，即是应化，弟子众多故。」』故知全法界身，非生非灭，岂得竖分当现，横论彼此；既非生灭，无量义成。且净佛刹中，摩刹水树，皆是佛身故。经中云：『是诸众鸟，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』《智度论》曰：『众生甚多，若佛处处现身，众生不信谓为幻化，心不敬重；有众生从人闻法，心不开悟，若从畜生闻法，则便信受。如《本生经》说：菩萨受畜生身为人说法，人以说法希有故，无不信受。有人谓畜生是有情之物，以树木无心而有音声，则皆信受。』以是故水树禽鸟，皆是佛身变现故。若佛寿量有尽者，道场国土及诸水鸟音声，亦应有尽。若有尽者，不应有补；若无尽者，不应言灭。如虚空分齐，非有分齐，非无分齐，以不思議智照之可得。」

四、花轮大小者，小本曰：「池中莲华，大如车轮。」《观经》云：「一一池中有六十亿七宝莲华，团圆正等，十二由旬。」大本云：「池中莲华，或一由旬，乃至百由旬千由旬。」夫人世车轮，大不逾丈，纵复轮王千辐金轮，纵广不过一由旬，何得大小相悬乃尔？释：「花轮大小亦如身城，以众生机有大小故，身城水树现有大小，莲华亦然。如初地化百佛刹，见佛百叶花；二地化千佛刹，即见千叶；三地万叶；四地亿叶；五地千亿；六地百千亿；七地百千亿那由他；八地百千万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；九地百千万亿阿僧祇国土微尘数；十地十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微尘数。以自受用身有大小故，见花亦尔，非是花有大小故。尝闻僧言：『海边有阿育王舍利塔，众生见者光明各异，有见无光者，有见光如细豆许者，有见如枣炬者，有见如指顶大者，有见大如斗者，如斗者千不一见。』众生同一肉眼所见尚异，何况菩萨声闻乃至人天等，功用悬绝，所感花轮，焉得不殊。如此土中刹利贵种，飞楼杰阁遍满城邑；寒微藁子，敝茅土窟乃至不得，不应难言大小悬殊。何故？是自福德所招故。宝池花相，应亦如是。」

五、日月有无者，诸本或言日月虚空；或言处空而不运转；或不言有无；或直言无有。又经曰：「彼佛光明普照佛刹，无量无数不可思议，映蔽日月。诸声闻众皆有身光，能照一寻；菩萨光照极百千寻；二菩萨光明，常照三千大千世界。」如是虽有日月，如爝火之处太阳，岂有光照？若日月不能照者，应无昼夜。何故？经言昼夜六时，及与清旦食时等事，明知亦是权说，借此昼夜喻彼时分，非为实事。且昼夜往来者，是众生心明暗倾夺感有此相，故净佛国土，不应有此。如忉利而上，尚不假明日月，何况极乐？纵令有者，亦是彼化国众生，色空见未尽，现有如是日月相故，而实佛土，无有日月。如《大论》曰：「释迦文佛更有净国土如阿弥陀佛；阿弥陀佛亦有不严净国如释迦文佛。」此随机感说，亦不妨说有故。

六、二乘有无者，问：「天亲菩萨无量寿偈曰：『大乘善根界，等无讥嫌名。』乃至『不闻二乘名，何况有实是？』诸经中皆言：『国土声闻不可称量。』何故？」释：「先德云：『二乘生者，皆是临终回小向大，以习小功深，闻佛所说及风柯水响，皆演小故，暂证小果渐次增进，至菩萨位，非是住小。』是故说无二乘者，有二义：一是决定二乘不生，是寔无故；二是不住二乘，是毕竟无故。譬如二人同官郎署，一人官止于此，一人将迁。止郎署者，可以称郎，以无后官故；将迁官者，不定是郎，以即毕竟改故。以是故净土不得言有二乘，以毕竟至菩萨位故。」

七、妇女有无者，《声王经》中阿弥陀佛，亦有父母，何得言无女人？释此亦化作，如化鹦鹉。《海东疏》曰：「《声王经》说安乐世界阿弥陀佛有父母者，是变化女非寔报女；又复虽有父母，而非胎生，实是化生，假为父母。如彼经言：『若四众能正受佛之名号，以此功德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即与大众，住此人所令其得见；见已庆悦倍增功德，以是因缘所生之处，永离胞胎秽欲之形，纯处鲜妙宝莲花中，自然化生，具大神通光明赫奕。』当知父母假寄之耳。」或说《声王经》中说有父母，是显彼佛所住秽土。是义不然。何故？彼经既说宝莲化生，又言二菩萨侍立左右，此等悉是净土相，不异《观经》所说故。当知彼经所说，提婆达多及魔王等，悉于净土变化所作，不由此等为非净土，如化畜生非秽土故。

八、发心大小者，魏译三辈之中，皆有发菩提心，《观经》下品，直言十念。诸经互异，今欲知会者，诸经皆是发大菩提心以为因故。何故？若是最初无大因者，其人虽复经耳，亦生疑难，何得顿闻顿信？是故当知下品十念者，亦是宿植大因，后生退堕，故其临终遇善知识，如旱苗得雨，萌芽顿发故。若无因者，知识尚不得遇，何况信受。如聪慧贵游之士，多有愈闻愈不信者，即知一闻顿念，非是小缘，不应以一生作恶，便谓此人无大因故。经云：「世间人民，得闻阿弥陀名号，若慈心喜悦，毛发耸然，泪即出者，皆是累世尝行佛道，或他方佛所尝为菩萨。」是故不论颡愚黠慧，凡至心念佛者，皆是多劫深植善根，发大菩提心故。何故？所谓善根者，不专言智慧，若复无根，如种焦谷，岂有芽出？如世间弈棋小事，有无知贱流，顿学顿精者；有智士习之，终身居末品者，即知是因。小枝无因，尚不得入，何况大法？是故若有信是希有难信之法者，是人即是发大心菩萨故。

九、疑城胎生者，元魏译曰：「若有众生，堕于疑悔，积集善根希求佛智、普遍智、不思議智、无等智、威德智、广大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由闻佛名起信心故，以此因缘于五百岁处花胎中，犹如苑观宫殿之想，不见佛，不闻法，是名胎生。」魏译曰：「不了佛智，然犹信罪福，修习善本，愿生其国，是故胎生。」宋译曰：「众生所种善根，不能离相，不求佛慧，妄生分别，深着世乐，人间福报，是故胎生。」王氏本曰：「若有众生，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刹，后复疑悔，不信有彼佛刹，不信作善得福。其人虽尔，续有念心，暂信暂不信，临命终时，佛乃化现其身，令彼目见。以心悔故，其过差少，亦生彼刹，是谓胎生。」今按前二译，但不信自性，不了佛智，名胎生故。宋译则直言修善求生人天者为胎生，极乐国中无胎生故。若王氏则又以不信佛刹，不信罪福，暂信暂不信为胎生，异前译中闻名起信，及修习善

本二种往生。大约净土中，略言九品，广言千万品，亦不能尽。如今生人中者，种种福报，种种罪业，各各不同，是故诸译虽互异，皆为实语。就中元魏译，旨趣尤奥，以不信自善根故，依他起信即是疑城。信自善根者，即顿了自心不从他得，以入悟方能脱疑。是故未悟而修，终隔疑胎。胎以裹蔽为义，未悟之人，诸障未彻，合得是报。此等当在中下、下上品摄，何故？下品后二种，经历六劫、十二劫方得花开，此但五百岁故。若如王本，则信佛猛利未若最后二种。又所生在其刹边地，不应五百岁得见佛故。

十、五逆往生者，《大经》曰：「唯除造五无间恶业，诽谤正法及诸圣人。」《观经》则五逆十恶，临终十念，皆得往生。当知《大经》拣五逆者，以诽谤故。何故？入净土以信为导师，诽谤是信之贼。如水无所不容但不容火，以火自不能容故；如风无所不入但不入石，以石自不堪入故。诽谤之人，烧正法如猛焰，障佛智如铁壁，是故法海慧风，无因得受。《观经》拣诽谤不拣五逆者，义同文异。以五逆虽至恶，尚无决定不信之见，不应拣故。然有大心之人，始或不信，后因启发，猛省前失。如韩昌黎始斥佛骨，后归依大颠；张无尽初诋佛书，欲着无佛论，后观《净名经》，大有省发，卒为宗门龙象，尤是法中希有之事。是故儒林英特，或有谬听先入，误谤佛法，但速图改悔，即是盛事，不应以谤为障难故。

西方合论卷之十(终)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47 册 No. 1976 西方合论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21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0/07/1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西莲净苑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